[德] 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著
陈 俊◎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

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儿童文学大师之一。他的作品文字优美，故事曲折生动，极富幻想，把读者带入亦真亦幻的世界，许多成人都读得爱不释手。他的主要作品有《小水精》、《小女巫》、《小幽灵》等。其中《大盗贼》和《鬼磨坊》最为著名。其作品先后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他曾先后四次获德意志青少年图书奖，一次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大奖提名奖，一次获欧洲青少年图书奖，两次被授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现在在德国，共有七所小学以他的名字命名。

《大盗贼》是“国际安徒生文学大奖”的获奖作品，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其中，大盗贼霍琛布鲁茨这个角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名字在德国家喻户晓，是德国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人物之一。

《大盗贼》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木偶剧、广播剧、卡通片、游戏等，在许多国家上演。我国也曾将《大盗贼》的故事改编成木偶剧，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990 年摄制，本片荣获第二届全国影视动画展播一等奖。2006 年，这部电影再次被新拍，3 月 26 日德国全国上映，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呀！

想更多的了解这位文学大师及其作品的详细情况，请点击个人官方网站：

http://www.preussler.de

21



1999年秋，译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研修于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11月15日，应邀前往巴伐利亚总理府参加施多依伯尔总理为大文豪普鲁士勒授勋仪式。图为仪式结束后，普鲁士勒先生与本书译者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

大盗贼

（卷一）

[德]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著
陈　俊◎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盗贼. 1/（德）普鲁士勒著；陈俊译. —4 版.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 7
ISBN 978-7-5391-3454-3

I. 大… II. ①普…②陈…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9118 号

DER RÄUBER HOTZENPLOTZ © 1962 by K. Thienemanns Verlag，Stuttgart-Wein-Bern
本书中文版由德国斯图加特蒂耐曼出版社独家授权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1999-94 号



大盗贼 卷一（德）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著 陈 俊/译

责任编辑 张秋林 敖 德
装帧设计 敖 德
排版制作 敖鑫富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l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4 版 2007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4
字　　数 6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3454-3
定　　价 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中 文 版 序

中国的小读者们：

我有一个儿子是名气很响很响的大盗贼，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应该为此感到难为情吗？我想没这个必要。这是因为我的儿子大盗霍琛布鲁茨先生本质上是一个随和的小子，他从未动用过真枪实弹，顶多用胡椒手枪射击一气。这个儿子最近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虽然我知道他肚子里有货色，可我没料到他竟学会了中国话。要在过去，我是无论如何不敢相信的。

作为父亲的我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可我衷心希望这个强盗儿子的中国话越说越流利。无论如何，我祝愿他和你们——中国的小读者们，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说不准哪一天我的强盗儿子会有机会从中国的长城给我寄来一张风景明信片，这会让我这个老爸格外开心的。

祝你们一切好！中国的小读者们！愿你们阅读本书时获得许许多多的快乐！我从巴伐利亚的群山脚下，从我们美丽的山村里，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你们的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

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目　录

Inhalts Verzeichnis

1　带七把匕首的汉子 ………………………………………… 9
2　警察也需要帮忙 ………………………………………… 14
3　小心，内有黄金！ ……………………………………… 20
4　老手失算 ………………………………………………… 25
5　化装顶重要 ……………………………………………… 31
6　胡椒枪响 ………………………………………………… 36
7　插翅难飞 ………………………………………………… 40
8　大魔法师与大盗贼的交易 ……………………………… 45
9　深夜历险 ………………………………………………… 53
10　尽可能装傻 …………………………………………… 59
11　可怜的赛伯尔 ………………………………………… 64

12　地窖里的三道门……69
13　铃蟾的秘密……75
14　闯高原……80
15　“帽子的主人”……84
16　大丈夫一言既出……89
17　大魔法师的下场……96
18　那女郎是仙女……102
19　魔戒……108
20　警官喜从天降……115
21　咖啡加蛋糕……123



一座神秘的大森林，

一个出没无常的大盗贼。

一场曲折离奇的大追捕，

一篇惩恶扬善的正气歌。

一首儿童友谊的温馨诗，

一部幻想与现实交织的杰作。

还有，留给你的

无穷尽的回昧与思索……

——译者题记



这一天，卡斯佩尔的奶奶正坐在屋前的长凳上边晒太阳边磨咖啡。磨咖啡的磨子是卡斯佩尔和他的朋友赛伯尔送给奶奶的生日礼物，这可是个新鲜玩意儿，是两个小家伙的新发明。磨柄一转动，磨子就会叮叮咚咚地奏起“五月里万象新”的曲调来。这可是奶奶顶爱听的一首曲子。

自打奶奶得到这个新咖啡磨以后，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连喝的咖啡都比以前多了一倍。就拿今天来说吧，她已经是第二遍装满咖啡豆了。就在她转动手柄继续磨的当儿，园子的灌木丛里传来了簌簌的响声和树枝折断的噼啪声，紧接着便是一声粗野的断喝：

“把那东西给我！”

奶奶吃了一惊，抬起头，扶了扶她的夹鼻眼镜。

站在面前的是一个长着乱糟糟黑色络腮胡子的陌生大汉。

这汉子生着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鹰钩鼻子，头上戴着一顶阔边帽，后帽檐上插着一根红色的野鸡翎。他的右手握着一把手枪，左手指着奶奶的咖啡磨。

“我说的就是这玩意儿!”

可是奶奶并不为之所动。

“对不起!”奶奶气呼呼地说，“您倒是先说说，您是怎么进的园子？是谁给您的权利，就这样对我大呼小叫？您究竟是什么人？”

陌生汉子呵呵地笑了起来，直笑得帽檐上的野鸡翎颤巍巍乱晃。

“您大概从来不读报吧，老太婆？使劲儿想想看!”

这时候奶奶才看清，这汉子的宽腰带上插着一把马刀、七把匕首。奶奶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颤声问道：

“您就是，就是大盗霍琛布鲁茨？”

“正是鄙人。”带七把匕首的汉子说道，“您可别在我面前耍什么花样，这我可不答应！快，快把那咖啡磨交给我!”

“这可不是您的呀!”

“胡说八道!”大盗霍琛布鲁茨吼道，“按我说的去做！我数到三……”

他举枪对着奶奶。

“别开枪!”奶奶说道，“这咖啡磨您不可以拿走！这是我的生日礼物，转动手柄，它就会奏出我最爱听的曲子。”

“说的正是!”大盗霍琛布鲁茨咆哮道，“我就想要这种会奏乐的咖啡磨！别磨蹭了！快把它交给我!”



奶奶长叹一声，只得把咖啡磨交了出去。除此而外，她又能做什么呢？

每天的报纸上都充斥着这个霍琛布鲁茨如何凶暴的消息。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畏惧，连狄姆莫瑟尔先生都是如此，他还是警官呢！

“真是不识相，早交出来不就得啦！”

霍琛布鲁茨得意地嘟囔着，把奶奶的咖啡磨朝自己的背囊中一放。然后，他眯缝起左眼，仅用右眼冷冰冰地盯着奶奶，

喝道：

“给我仔细听着！坐在这长凳上不许动弹！给我轻声数数，一直数到999。”

“为什么？”奶奶不解地问。

“什么为什么？”霍琛布鲁茨喝斥道，“数到999，你才可以喊救命。记住，不许提前一丁点儿！这可是我的命令，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懂了吧，老太婆！”

“知道了。”奶奶嗫嚅道。

“可别给我要什么花花肠子！”

临走的时候，大盗霍琛布鲁茨还把手枪在奶奶的鼻子底下晃了晃，然后他翻过篱笆消失了身影。

卡斯佩尔的奶奶脸色惨白，坐在屋前的长凳上浑身抖颤个不休。大盗跑了，心爱的咖啡磨也被抢跑了。

过了好一阵子奶奶才开始数数。

她很驯服地一直数到999。

1、2、3、4……既不能太快，也不可太慢。

可是，由于紧张不安，她总是数错，于是从头来过，一直数了十多遍，这才数到999。这时，她才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救——命！”



然后，她就失去知觉，躺倒在地。



卡斯佩尔和他的好朋友赛伯尔这时正在面包铺忙着采购。他们买了一袋面粉，一些用来发酵的酵母，还有两磅白糖。买了这些，他们还打算到牛奶铺去买些上等甜奶油。明天就是星期天，按惯例每到星期天奶奶总是做李子蛋糕，蛋糕上还有一层厚厚的掼奶油。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可喜欢吃这种蛋糕了，为了这一顿美餐，他们已经足足等了一个星期。

“听着，”卡斯佩尔说，“我真想有朝一日当上康斯坦丁奥伯尔的皇帝。”

“这是为什么？”赛伯尔问道。

“那样一来我每天都可以吃到李子蛋糕外加掼奶油了。”

“康斯坦丁奥伯尔的皇帝每天都吃李子蛋糕掼奶油吗？”

“这我可不清楚，不过，我会下令御厨每天给我做。”卡斯佩尔耸了耸肩，说道。

“我也想当康斯坦丁奥伯尔的皇帝。”赛伯尔长叹一声，说道。

“你也想？”卡斯佩尔问道，“依我看这可不行！”

“为什么不行？”

“康斯坦丁奥伯尔只有一个皇帝，并没有两个。国无二主，你懂吗？我当上皇帝，你只有靠边稍息，这点你可得弄清楚。”

“那好吧，”赛伯尔说道，“咱俩轮流坐庄好了，你当一个星期，接下来我当一个星期！”

“这倒可以，”卡斯佩尔表示赞许，“这个点子不赖。”就在这时，他俩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在喊救命。

“你听！”赛伯尔惊恐地问，“是不是奶奶在喊？”

“没错，是奶奶！”卡斯佩尔说，“出了什么事呢？”

“我也不知道，也许发生了不幸……”

“快！咱们去看看！”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就地转身，朝家中奔去。在奶奶的园子门口，他俩与警官狄姆莫瑟尔几乎撞个满怀。警官先生也是听到有人喊救命飞跑而来的。

“你们不能小心点儿吗？”狄姆莫瑟尔骂道，“你们妨碍我执行公务，这可是要受惩罚的！”

警官狄姆莫瑟尔迈着大步，跟着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身后进了园子。他们发现，在长凳前的草地上，奶奶一动不动地，笔直地躺着。

“情况很糟吧！”赛伯尔双手捂着眼睛问道。



“不，”卡斯佩尔说道，“我想，她只是失去了知觉。”

大伙儿小心翼翼地把奶奶抬进客厅，放在长沙发上。

卡斯佩尔弄来凉水，喷在奶奶的脸上和手上。不一会儿她就醒了过来。

“想想看，发生了什

么事？”奶奶开口说。

“怎么了？”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急切地问。

“我被抢劫了！”

“您在说什么？”警官狄姆莫瑟尔插了进来。

“您被抢劫了？谁干的？”

“大盗霍琛布鲁茨！”

“等一等，我得做一个笔录！”

警官先生急急忙忙掏出他的铅笔，并打开记事簿。

“这事非同小可！奶奶，请您按照顺序细细讲来，要百分之百地说实话，说得清楚些，可别太快，这样我可以一



一记下来。还有你们俩，”说到这里他转向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你们俩在旁边老老实实等着，不许弄出一点响动！直到我把笔录做完！这是在执行公务，明白吗？”

于是奶奶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警官狄姆莫瑟尔一脸严肃，不停地在记事簿上作记录。好一阵子他才停下笔来，合上记事簿。奶奶这才问道：

“我那崭新的、漂亮的咖啡磨还能找得回来吗？”

“您放心好了。”

“可是，要等多久才能失而复得呢？”

“这个嘛，可就难说了。我们首先得逮住霍琛布鲁茨，眼下我们还不清楚这家伙的藏身之处。这家伙滑头得很，两年半来，他一次又一次从警方手中漏网，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将他捉拿归案的！这方面，我们警方期待着老百姓的亲密协助。”

“期待着——亲密的——什么？”卡斯佩尔问。

警官狄姆莫瑟尔一脸不快地打量着他。

“看来，你小小年纪就耳背了。卡斯佩尔！我说，我们期待着老百姓的亲密协助！”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伙儿应该帮助警方，寻找破案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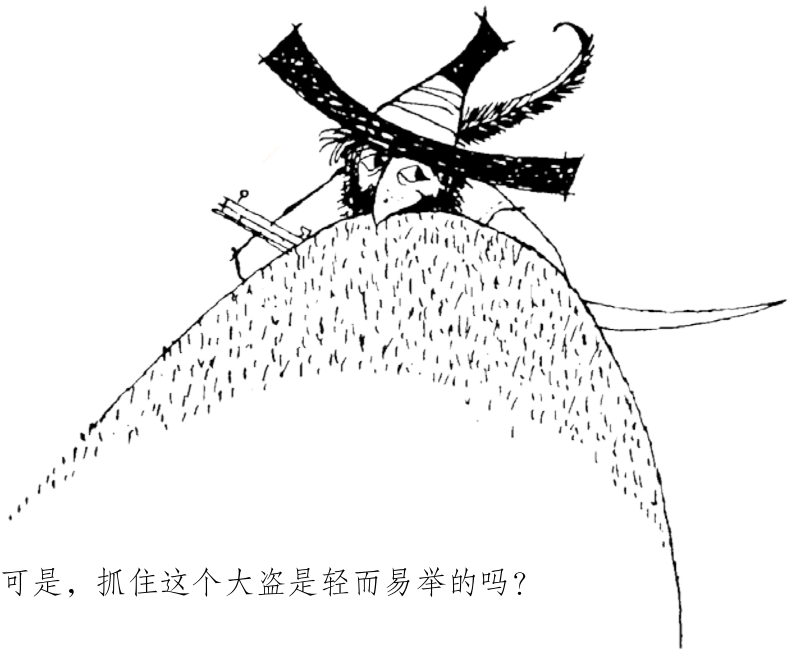
“原来是这样！”卡斯佩尔说道，“要逮住那家伙，警方也需要帮忙，是吗？”

“那是最好不过了。”警官狄姆莫瑟尔点点头，然后摸了摸髭须，说道，“你倒是说说，谁愿意加入到这个危险的行

列里来呀？”

“我俩呀！”卡斯佩尔叫道，“赛伯尔和我！喂，赛伯尔，你愿意和我一道干吗？”

“没问题！”赛伯尔说道，“咱俩帮助警察逮住大盗霍琛布鲁茨！”



可是，抓住这个大盗是轻而易举的吗？



奶奶为两个小家伙的决定感到有些担心，然而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得抓住大盗霍琛布鲁茨，把抢走的咖啡磨夺回来还给奶奶。遗憾的是，他俩对霍琛布鲁茨的行踪一无所知。

“咱们总会有办法弄清楚的！”卡斯佩尔信心十足地说。两个小家伙使劲想啊想啊，一直想到星期天中午，卡斯佩尔才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无缘无故地笑什么？”赛伯尔问。

“我终于想到办法了！”

“快说说什么办法！”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卡斯佩尔带着赛伯尔来到奶奶的地下室，找到一个装马铃薯的空箱子，并把它抬到园子里。然后他俩挥动铲子，在箱子里装上满满的细白沙。

“现在干什么？”

“把箱盖盖上!”

他俩把装马铃薯的箱子盖上盖子，卡斯佩尔又找来几个钉子和一把锤子。

“现在把箱盖子钉上，尽量钉牢固些!”

赛伯尔点点头，马上开始干活。可是，第一锤就敲在大拇指上。忍痛再钉第二下，真见鬼，又敲了大拇指，这下可痛得不行！赛伯尔咬紧牙关忍住痛，继续钉着，就好像面临的是一场国家级的“马铃薯箱钉盖子”考试。

卡斯佩尔跑到贮藏室找来了一支粗大的画笔，又在一个颜料盆里调上红颜料，当他端着颜料盆，拿着画笔跑回园子的时候，赛伯尔已经第五十七次敲到大拇指了。

盖子终于钉牢了。

“现在瞧我的!”卡斯佩尔说。

他把画笔在颜料盆里饱饱蘸上红颜色，在赛伯尔诧异不解的目光中，往马铃薯箱上写上鲜明夺目的大字：

小心

内有黄金

这是什么意思？赛伯尔在一旁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嗨，赛伯尔！与其在这里傻看和吮大拇指，还不如到工具棚去帮我把手推车推来!”

赛伯尔马上朝工具棚跑去，把手推车推了过来。然后，

他又帮卡斯佩尔把箱子抬上手推车。这可不是一件轻松活儿。两个小家伙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就像是两只小河马。

“好家伙，”赛伯尔叹气道，“今天可是星期天呢，我们还干这种苦差事！”

本来今天可以大吃奶奶做的李子蛋糕外加掼奶油，可是由于奶奶老惦记着被抢的咖啡磨，没有心思烤蛋糕了。这还不算，两个小家伙还得辛苦干活儿。

不过，箱子终于被抬上了手推车。

“下面干什么呢？”赛伯尔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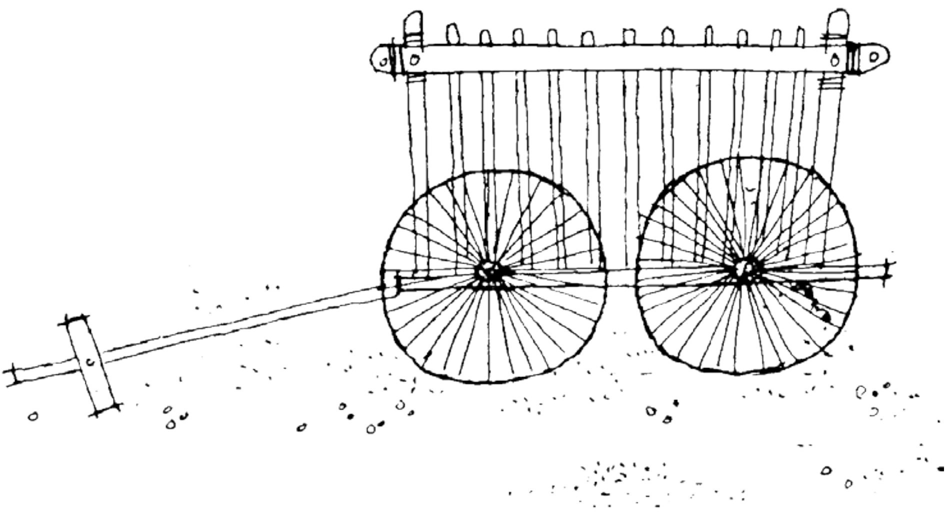
“等着看压轴戏吧！”

卡斯佩尔从裤口袋里掏出一个手钻，在箱子底上钻了一个小孔。拔掉钻子以后，细白沙子就簌簌地流了出来。

“成啦成啦，”卡斯佩尔满意地叫道，“这就成啦！”

说着，他又用他的小折刀把一根火柴棍削得尖尖的，用它把箱底的小孔重新塞住。

赛伯尔在一旁摇着头，不解地看着。



“对不起，”赛伯尔说道，“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呀，我怎么弄不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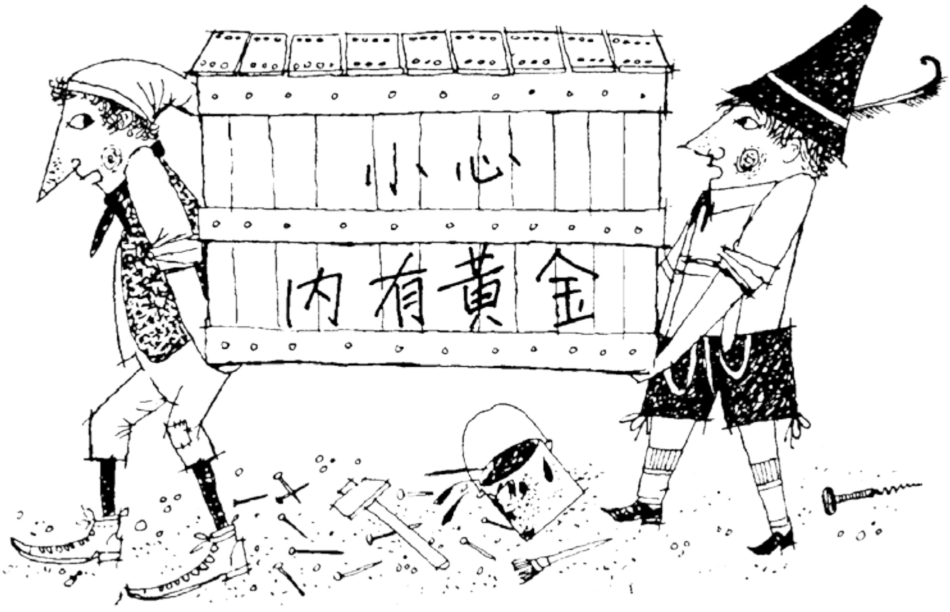
“弄不懂？”卡斯佩尔笑了，“很简单嘛，明天早晨咱俩推着这箱子朝森林走去，那霍琛布鲁茨肯定在林边某处窥视过往行人呢。当他看到咱俩时，也一定会看到箱子上的大字，这家伙就会想，哇！一箱金子！”

“原来如此！”赛伯尔叫道，“说下去！”

“那家伙肯定要抢这金子。咱俩让他来抢，自管逃走就是了。霍琛布鲁茨抢得箱子，他会把它弄到哪里去呢？”

“我怎么知道？卡斯佩尔！我又不是霍琛布鲁茨肚子里的蛔虫！”

“这又不是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赛伯尔！他会把箱子弄回去，弄回他的巢穴！半路上，细白沙会从箱底漏出



来，在林子的地上留下一条细细的沙迹。要想弄清霍琛布鲁茨的藏身之处，只要沿着沙迹寻找就得了。你以为这个主意如何？”

“太伟大了！”赛伯尔说道，“咱俩一齐干！不过在我们逃跑之前，千万别忘记拔掉箱底的火柴棍！”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卡斯佩尔叫道，“这个我早就想好了，这事让我来干！”

说着，他在手帕上打了一个大大的结。



手帕上打结作用可大了，它会提醒人不要把重要事情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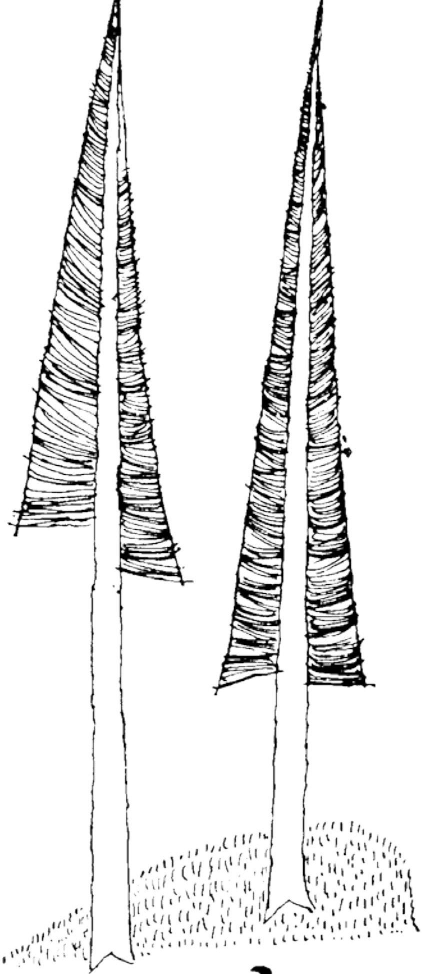


霍琛布鲁茨于他的强盗职业颇有“敬业精神”。夏天，除了周末，他都是清晨六点钟起床，最晚七点半，他就会离开强盗洞去打劫。就说今天吧，他从早上八点钟起就躲在林边的金雀花灌木丛后面窥视过往行人。他用他的望远镜瞭望着大路。现在已经是上午九点半了，他还是一无所获。

“光景不好！”大盗霍琛布鲁茨自言自语地骂道，“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早晚我得换个买卖了。干强盗很少有干得长的，再说这活儿也实在太累人了。”

他掏出一小撮鼻烟，正想解解乏——他干活儿的时候，通常是极少这样做的——就在这时，他听到大路上远远传来手推车嘎吱嘎吱的声音。

“妙哇！”霍琛布鲁茨心中叫好，“看来我埋伏在这里不是白废劲。”他不再嗅鼻烟，拿起了望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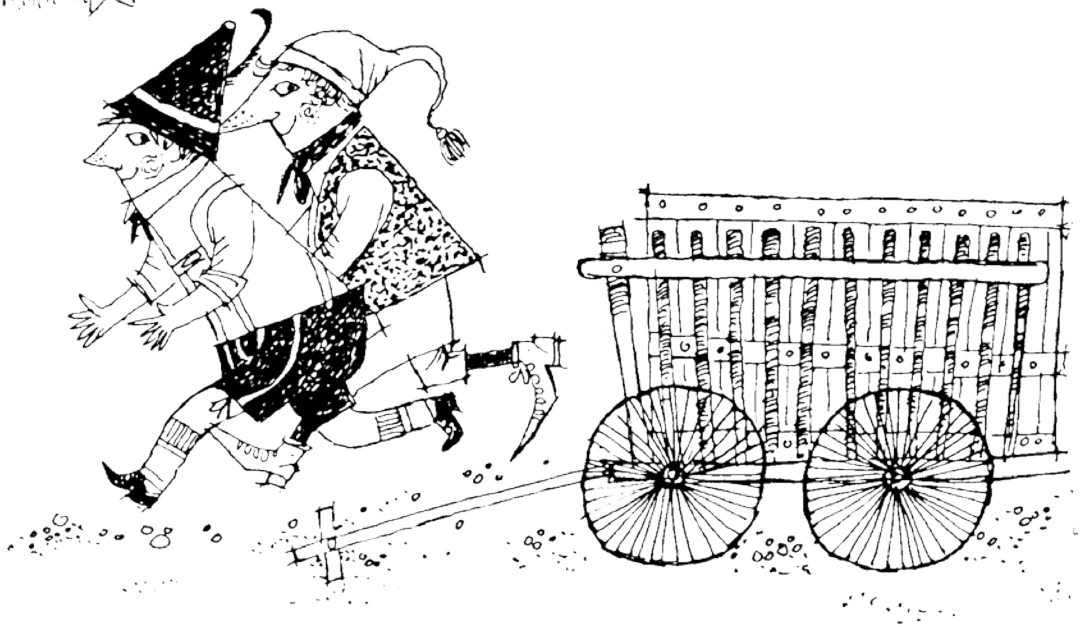


远处有两个人绕过林子拐角，正推着手推车走上大路。手推车上有一个大箱子，看样子箱子挺沉，那两个推车人正使尽吃奶的力气推着它前行。

那两个人中的一个是卡斯佩尔，打老远就可以看到他头上戴的独有的尖顶帽。

另一个是谁呢？

嗯，假如其中的一个是卡斯佩尔，另一个必是他的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赛伯尔，这一点连大盗霍琛布鲁茨都了如指掌。





“嗐！我顶想知道的还是那箱子里到底装的什么！”霍琛布鲁茨思索道。

且慢，那箱子上不是写着字吗？那色泽鲜红、耀眼夺目的字写的是什么呢？

“小心，内有黄金！”大盗霍琛布鲁茨终于看清了箱上的字。为了不致于搞错，他又迅速地读了第二遍，第三遍。

没错！千真万确！强盗自有强盗运啊，霍琛布鲁茨心花怒放，这强盗活儿还是有干头！

他迅速从腰里拔出手枪，装上弹药。他等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推着车子来到离他没几步远的地方，这才一个箭步跳到大路上来。

“举起双手！”霍琛布鲁茨大喝一声，“否则我就开枪！”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撒丫子就跑，不过，这倒没有让他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

“快跑吧，两条好汉！”霍琛布鲁茨冲着他俩的背影大喊道，“只要这箱子不跑就行了，哈，哈哈……”

霍琛布鲁茨爆发出一阵大笑，他把手枪重新插到腰带上，然后绕着箱子转开了，他要从各个角度仔细地打量打量这个箱子。

“嗯，这箱子钉得严严实实。也难怪，里面装的是黄金嘛！要不要现在就打开它瞧瞧呢？最好还是别在这当儿。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必定是跑到警察那里去报案了。倒不是我怕警察，要知道我是响当当的大盗霍琛布鲁茨！还是赶紧走吧，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小心在意没亏吃！”

霍琛布鲁茨气喘吁吁地把沉重的箱子背到背上。那手推车可无法在林子里派上用场。他飞起一脚，把手推车踢翻在路旁的沟里。然后，他喘着粗气，脚步沉重地跨过灌木丛，背着他的掳获物朝强盗洞走去。

他匆匆忙忙往回赶，竟然一点也没有觉察，背上的箱子越来越轻。那卡斯佩尔在逃跑之前并没有忘记拔掉箱底小孔处的火柴棍，于是那细白沙源源不断地淌了出来，在霍琛布鲁茨的身后留下了一条细细的沙迹。

一回到老巢，霍琛布鲁茨便把箱子放在桌子上，把洞门从里面拴紧。接着他便从工具箱里取出锤子和钳子，迫不及待地前来开箱。霍琛布鲁茨是一个久走江湖、经验丰富的强盗，撬起箱子来毫不费劲，没多久，箱盖子便打开了。

他弯下身子朝箱子里看去。

这一看使他呆若木鸡。

这是怎么回事？箱子里只有一堆沙子，普普通通的，普普通通的白沙子！

“哈！”大盗霍琛布鲁茨火冒三丈，大叫起来，“他们骗了我，把我当白痴给耍了！”

霍琛布鲁茨双手握紧他的大马刀，对着那可怜的马铃薯箱子乱劈一气，把它劈得碎片乱飞，就连那张用结实的橡木板做成的桌子，也被剁得支离破碎。然后他跑到洞口，打开洞门，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那又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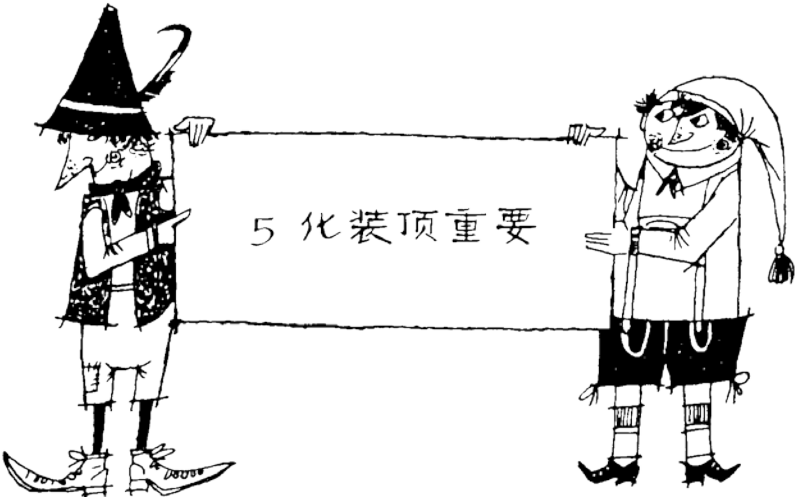
地上有一条细细长长的白线……从灌木丛那边延伸过来，直通他的洞口。

霍琛布鲁茨不愧是一个经验老到的强盗，他立即就知道其中的机关了。

他发出一阵狂暴的咒骂。



“卡斯佩尔，赛伯尔，好两个臭小子，你们把我骗惨了！瞧我怎么来收拾你们，我要让你们俩知道我的厉害！竟敢来耍弄我霍琛布鲁茨，哼！我要报仇、报仇！”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并没有去找警察报案，他们只是跑到附近的林子拐角处，躲到一丛灌木的后面等着瞧。当他们看到霍琛布鲁茨背走那个马铃薯箱子的时候，那高兴劲儿就甭说了。

“想想那家伙也够倒霉的。”赛伯尔说道。

“怎么呢？”卡斯佩尔问。

“死沉死沉的沙箱，他一个人得背那么远，不把他压成平脚才怪。”

“那家伙哇，”卡斯佩尔气哼哼地说，“他活该！你可别忘了，他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就是他抢走了奶奶的咖啡磨！”

为了安全起见，他俩在林子拐角的藏身之处还待了一阵子，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返回到霍琛布鲁茨袭击他们的地方。那辆手推车两轮朝天，躺在路旁的水沟里。

“就让它翻倒在那里好了。”卡斯佩尔说道，“等我俩回来再说。”

那条沙迹怎么样了呢？

要找到那沙迹并不费时间，那儿，朝着林子深处穿过去的，不正是那条细细的沙迹吗？卡斯佩尔只想赶快追踪，可是赛伯尔一把拉住他的衣服下摆说道：

“等一等，我们得先化化装！”

“化装？”

“没错，化装！无论如何不能让大盗霍琛布鲁茨认出咱们来！”

“嗯，说得有理。可是匆匆忙忙的，从哪里去弄化装的衣服呢？”

“再简单不过了！我把我的帽子给你，我来戴你的尖顶帽！”

“我要你的帽子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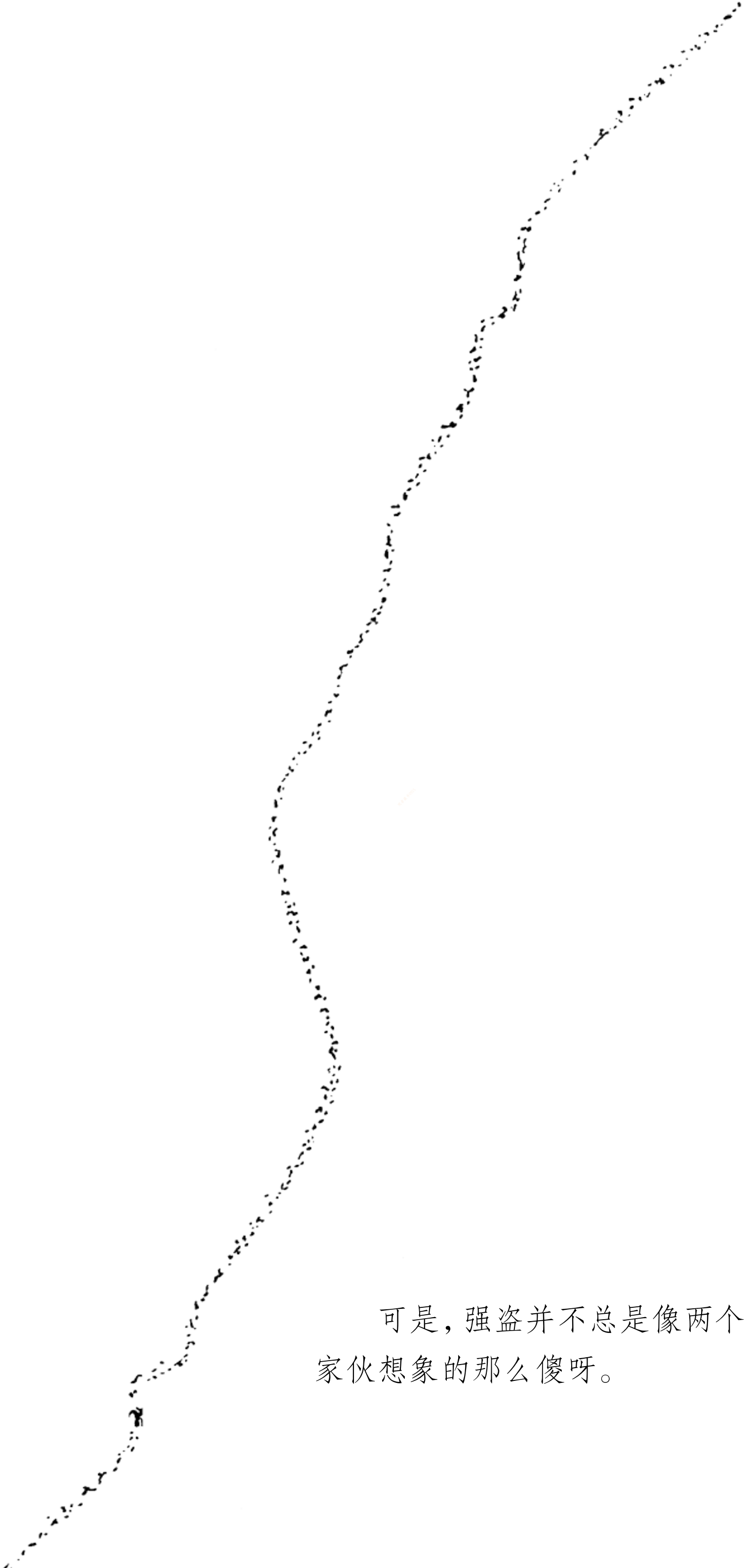
“愚蠢的问题！帽子不就是戴的吗？怎么样？戴上合适不合适？”

“一点也不合适。”卡斯佩尔说道。

赛伯尔的帽子实在太大，卡斯佩尔戴上它，活像一个闲逛的稻草人。可是在赛伯尔看来这样最好不过。

“太伟大了！”赛伯尔说道，“谁也认不出你来了！怎么样，我戴上你的尖顶帽不错吧？”

“丑死人了！”卡斯佩尔说道，“奶奶看到你这副模样，又会吓得昏倒过去。”



可是，强盗并不总是像两个小家伙想象的那么傻呀。



“那就对了！那样大盗霍琛布鲁茨就认不出咱俩了，咱们走吧！”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循着霍琛布鲁茨留在林中的沙迹向前追踪。沙迹倒是清清楚楚，可是越往前走，林子越来越密，光线越来越暗。

“呀，”赛伯尔暗自惊叹，“这真是一座强盗出没的林子。所幸的是咱俩事先化了装。”

就这样，他们向前追踪已近一小时了，走着走着，前面的卡斯佩尔突然停下了脚步。

“你怎么啦？”赛伯尔问道。

地上的沙迹突然分成了两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一股沙迹好好的变成了两股，一股向左，一股向右。

“你能解释解释吗？赛伯尔？”

“当然没问题啦，卡斯佩尔！两股中必有一股是假的。”

“废话，那么哪一股是真的呢？”

“这就难说了，我俩来检测检测，最好咱俩也分成两拨。”

“好吧，赛伯尔。你愿意向左还是向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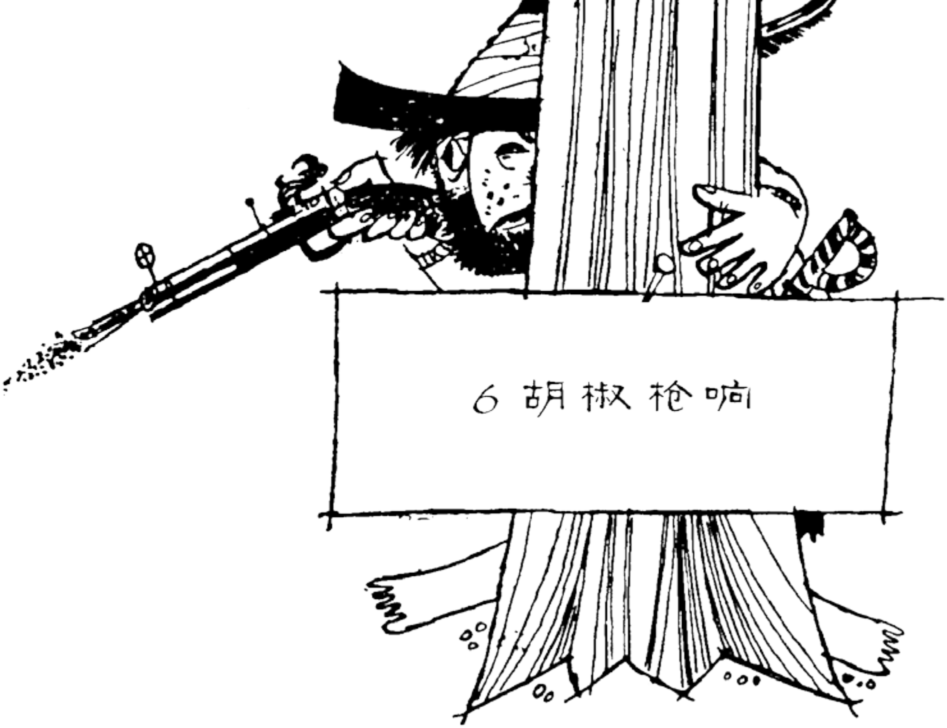
“抽签决定吧！”

“没问题！”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赛伯尔扔了两个正面一个反面，这就是说，他得向左。

“当心哪，赛伯尔，千万小心！”

“好吧，卡斯佩尔，我会尽力的，你自个儿也要小心！”



6 胡椒枪响

大盗霍琛布鲁茨捋着他的黑色络腮胡不时发出“嘿嘿”的冷笑声。用箱子里剩下的白沙再撒一条沙迹，这可是一条绝妙计策。一想到这，他就扬扬得意。但愿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莽里莽撞分头行事，那么，在两条沙迹的尽头，两个小家伙就会有好瞧的了。他霍琛布鲁茨早已安排就绪。

赛伯尔走的左路沙迹倒是真的，它直通强盗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大盗霍琛布鲁茨正拿着上了膛的手枪，在离洞门不远的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橡树后面等着他呢。手枪里倒没有装枪弹，而是填满了磨得细细的胡椒粉。霍琛布鲁茨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胡椒枪再适合不过。

“那小家伙还要等多久才会出现呢？”霍琛布鲁茨心想，“且慢，如果没看错的话，那边林子里已经有人影在晃动！”

没错儿，那边的林子里，已有人影显现。那人戴着一顶

鲜红色的尖顶帽，是卡斯佩尔无疑！

霍琛布鲁茨哪里知道，那是赛伯尔戴了卡斯佩尔的帽子。他举起胡椒枪，开始瞄准。

他瞄得极其仔细，然后才慢慢地勾下手指。砰！一道闪光，一声爆响，一团胡椒烟雾穿林而去。

可怜的赛伯尔，这一枪正中他的脸庞。猛然间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打喷嚏，吐唾沫和拼命咳嗽，他什么也干不了。脸上火烧火燎，如利爪在抓挠，眼睛也火辣辣地痛。可怕，真可怕呀！

此刻大盗霍琛布鲁茨要处置他可不费吹灰之力了。

他掏出一根捆牛犊的绳子，把赛伯尔的手脚捆上，边捆边呵呵地大笑。捆完了，他把小家伙往肩上一扛，大步流星地朝强盗洞走去。进了洞，他把小家伙朝角落里一扔。

“好啰！”他叫道，“现在你可以尽情地打你的喷嚏了！”

霍琛布鲁茨在一旁等着，等赛伯尔慢慢缓过劲儿来。当他看到胡椒粉的威力已经减弱的时候，便走上前踢了赛伯尔一脚，嘲讽地说：

“你好啊卡斯佩尔！热烈欢迎来到鄙人的洞府！怎么样，这地方你还满意吧！遗憾的是你感冒了吧。这可是你自找的。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对，多管闲事多吃瘪！”

赛伯尔无法说话。他又阿嚏一声打了个大喷嚏。

“祝您健康！卡斯佩尔！”大盗霍琛布鲁茨说道。

他说什么来着？卡斯佩尔？

“我不是卡斯佩尔！”赛伯尔喊道，可是他马上又打了一



个大大的喷嚏。

“是啊，是啊，”霍琛布鲁茨讪笑道，“我知道你不是卡斯佩尔，你是康斯坦丁奥伯尔的大皇帝。”

“不，不是！我是赛伯尔！”

“那当然了。如果你是赛伯尔，那本人就是警官狄姆莫

瑟尔了!”

“可是，我真的是赛伯尔!”

“闭嘴!”大盗霍琛布鲁茨吼道，“你再对我胡说八道，把我惹火了，我就用这炉钩子揍你！咦，什么声音？快听!”

丁零零、丁零零、丁零零……

这是强盗洞入口处的门柱上拴着的小铃铛发出的铃声。

“知道这铃声意味着什么吗？”大盗霍琛布鲁茨扬扬得意地问，“不，你不可能知道的，卡斯佩尔！还得我来给你解释解释！铃声一响，就是说你的好朋友赛伯尔掉进了地洞，说得准确些，就是扑通一声落进了陷阱！怎么发愣啊？怎么不开口啦？放心吧！能够随心所欲地捉弄咱霍琛布鲁茨的人还在娘肚里呢!”

霍琛布鲁茨哈哈哈哈地放声大笑，边笑边拍打着自己的大腿。然后他从床底下掏出了几根绳子和一个麻袋。

“为使你不至于太寂寞，现在我去接你的朋友赛伯尔。”霍琛布鲁茨说道，“这当中你给我好好想一想，你究竟是不是卡斯佩尔，回头有你好瞧的!”



7 插翅难飞

话分两头。这期间，卡斯佩尔的情况又怎样了呢？

自打他和赛伯尔分手之后，他就被那条向右的沙迹引导到越来越密的灌木丛中去了。一路上，卡斯佩尔恼火得要命。他诅咒强盗霍琛布鲁茨，诅咒这条满是树根和荆棘的羊肠小道，还诅咒赛伯尔的那顶讨厌的帽子。

赛伯尔的帽子太大了。它不断地滑下来罩在脸上。他想把它推到后脑勺上去，可是不管用，走上两步，它又罩到鼻头上来了！

“也许把它转过180度来戴会好一些？”卡斯佩尔想到。于是他把赛伯尔的帽子转过来戴。

可还是不管用！

卡斯佩尔还得不时地把帽子往后脑勺上推，而那顶该死的赛伯尔帽子还是不断地滑到脑门下面来。直到轰隆、咔嚓声突然响起，卡斯佩尔才和那顶绿色的赛伯尔帽子

一起跌下了陷阱。原来，霍琛布鲁茨在他的强盗洞周围，早就挖了许多用细树枝伪装起来的陷阱。

咱们的卡斯佩尔冷不防跌坐到足有一层楼深的陷阱里。他使劲揉揉屁股。幸好还没有什么地方摔坏。从那么高的地方跌下来，砸到硬地上没摔坏，确实不容易。

“真倒霉!”卡斯佩尔想到。他朝四周看看，四壁光溜溜的，直上直下，连个抓手的地方都没有，唉，怎么才能出得去呢?

啊，有了，还有赛伯尔呢，赛伯尔一定会找到我，把我从这鬼地方弄出去的，赛伯尔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卡斯佩尔思索到。

赛伯尔快来了吧？卡斯佩尔竖起耳朵来听着。嗯，有动静，似乎有人走过来的声音。可惜的是这人不是他的好友赛伯尔，而是大盗霍琛布鲁茨。当那张长着乱蓬蓬黑色络腮胡的强盗面孔出现在陷阱边的时候，卡斯佩尔着实吓了一大跳。

“你好哇，赛伯尔!”霍琛布鲁茨粗门大嗓地说道，“脖子没跌断吧？怎么不向你亲爱的霍琛布鲁茨大伯问好呢？想一想，你霍琛布鲁茨大伯可是来把你从陷阱里弄出去的啊！你想不想从这儿出去呀？”

卡斯佩尔点点头。他当然想从这里出去。出去了才可以见机行事，说不定能找到一个逃跑的机会哩。

“注意了!”霍琛布鲁茨说道，“要想出去，就得老老实实按照我说的去做。我现在用绳子系一个口袋放下去，喏，

就是这个，看到了吗？现在你钻到袋子里去，赛伯尔！”

“钻到袋子里？”卡斯佩尔犹豫地问道。

“没错，钻进袋子！”霍琛布鲁茨说，“我要用袋子把你吊上来！没有别的选择！嗨，该死的别磨蹭了！别忘记你脚下的帽子！”

噢，对了，还有赛伯尔的帽子。

卡斯佩尔从地上捡起帽子，把它戴到头上。然后他爬进口袋。大盗霍琛布鲁茨就像用吊车吊东西似的，把卡斯佩尔吊了上去。当他被吊上地面以后，霍琛布鲁茨迅速地扎紧了袋口。也难怪，要是卡斯佩尔也会这样做的。现在，卡斯佩尔算是正式被逮住了。

一切的挣扎与喊叫都无济于事，霍琛布鲁茨把口袋扛上肩，朝强盗洞走去。

“好，咱们到了。”

霍琛布鲁茨把口袋朝赛伯尔身旁一扔。

“现在可以弄清楚，你们当中谁是卡斯佩尔谁是赛伯尔了！”说着，他把袋口打开一点儿，刚刚能使卡斯佩尔的脑袋露出口袋来。多打开一点霍琛布鲁茨也是不肯的。此刻，卡斯佩尔的脑袋上还戴着赛伯尔的帽子哩。

“现在你总该承认，你就是卡斯佩尔了吧！”大盗贼向赛伯尔吼道。

赛伯尔仍想回答他是赛伯尔，可是卡斯佩尔抢在前面向他挤了挤眼睛。这个眼色要使赛伯尔明白，大盗贼把他俩弄混，兴许是件大好事呢。



“这会儿怎么不吭气了，小子？”

“他还能跟您说什么呢？”卡斯佩尔代替赛伯尔回答道，“什么事能瞒得了您哪，布鲁琛霍茨先生！”

“布鲁琛霍茨？！我叫霍琛布鲁茨！”

“噢，对不起，鲁琛布茨先生。”

“白痴！”

“为什么？”

“还为什么？因为我叫霍琛布鲁茨！我的天，你连最简单

的名字都记不住吗？”

“这没问题，布琛鲁茨先生！”

霍琛布鲁茨掏出了一小撮鼻烟。

他看出来了，跟这傻小子不值得生气。这个名叫赛伯尔的小家伙，实在是个大白痴，瞧他戴一顶绿色的大帽子，那傻乎乎的怪样子！

他又掏出一块方格子的大手帕，打了个大喷嚏，然后擤了擤鼻子。

把鼻子擦干净了，又把手帕放回去，他这才走到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跟前，双手叉腰，大拇指插在皮带里，对他俩训斥道：

“你们胆敢盯我的梢，现在反而落到我手里。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别指望有人会可怜你们。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破开你们的肚子或者扭断你们的脖子，不过这样做不太合适，想知道为什么吗？”

说到这里他又嗅起鼻烟来，打完喷嚏他才开腔：

“这是因为我为你们做出了更妙的安排。你，卡斯佩尔，”他指着赛伯尔说道，“我给你拴上铁链，你给我待在洞里，替我干活，直到老死。还有你，赛伯尔，”霍琛布鲁茨指着卡斯佩尔说，“我要卖掉你。”

“啊哟！”卡斯佩尔呻吟道，“您把我卖给谁？”

“卖给谁？”霍琛布鲁茨说道，“卖给法力无边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他可是我的老朋友了！”



8 大魔法师与大盗贼的交易

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正面色阴郁地蹲在魔堡的厨房里削马铃薯皮。

这位茨瓦克曼虽然是一个大魔法师（他能轻而易举地把人变成任何一种他想变的动物，他也能把石头变成金子），然而至今为止，虽然使尽全身解数，他还不能用法术去掉马铃薯皮。假如他不想每天都吃面条和大麦糊的话，他就得好歹抽出时间，系上围裙，亲手来干削马铃薯皮这种令人厌烦的活儿。

“还不是因为我没有仆人嘛。”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边削马铃薯皮边叹气。

可是为什么没有仆人呢？

“这是因为我老找不着合适的仆人。”茨瓦克曼想到，“这个仆人首先得极其愚蠢。在我的魔堡里只能使用一个傻

瓜仆人，这样，他才无法发现我的秘密或偷学我的本领。否则的话，就是一个魔法大师也是防不胜防的。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不管有多麻烦，还是我亲自动手削马铃薯皮吧。”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想着想着就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就在他刚要继续削皮的当儿，门铃响了起来。

“等一下！”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高叫道，“我马上就来开门！”

他跑进门廊里，伸手抓住沉重的门栓，正想打开魔堡大门。可是在最后的一秒钟里他才发现，腰间还系着厨房的围裙呢。噢，天哪，系着围裙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让外人看到这副寒酸模样成什么体统！

这时门铃又响了第二遍。

“来了来了！”茨瓦克曼叫道。

他解下围裙，可是把它搁哪儿呢？

“霍克斯暴库斯……”

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念起了魔咒，又伸手打了个响指，那围裙浮起来朝厨房飘去，自个儿挂在餐具大柜的钩子上。

门铃响了第三遍。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拉开门栓打开堡门，门外是大盗霍琛布鲁茨，肩上还扛着一个大麻袋。

“原来是你呀！”大魔法师开心地叫道，“老朋友，你还没有下地狱呀？欢迎你的来访，欢迎！怎么，不想进来吗？”

“怎么不想。”霍琛布鲁茨说道。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把他领到书房里。对于霍琛布鲁茨来讲，这可是一种很高的礼遇。大魔法师一向只把他最好的朋友带进书房。普通来客，如果他想接待的话，一般只是在魔堡的客厅里就打发了。

茨瓦克曼的书房里有一个其大无比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厚厚的皮面精装书，还有一摞摞厚厚的皮面精装书堆放在写字台上、窗台上和地板上。写字台上面的天花板上，吊着个鳄鱼标本，后面的角落里，立着一副骷髅骨架，骷髅的白骨嶙峋的右手里，擎着一枝煌煌点燃的蜡烛。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在写字台前的软椅上坐下，又指指对面的一把扶手椅说道：“不想坐下吗，老小子？”

霍琛布鲁茨点点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来点鼻烟怎样？”

“再好不过。”

茨瓦克曼打了个响指，凭空一抓，就拿来了一个精美的银制鼻烟盒。

“请用吧！”

霍琛布鲁茨掏了一撮鼻烟嗅了嗅，他马上打了一个极响亮的大喷嚏，直打得天花板上吊着的鳄鱼乱晃荡，差一点儿就从上面掉下来。

“啊呀呀，厉害，够劲儿！亲爱的朋友，这才叫鼻烟哩！它比碎玻璃渣子还要厉害三倍。从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

“自制的呗！”大魔法师茨瓦克曼说道，“这是我本人研制的配方，这种鼻烟的牌子嘛，叫‘鼻得乐’，再来一撮如何？”

霍琛布鲁茨两眼熠熠放光，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嗅嗅鼻烟，打一通喷嚏，然后开口道：

“我们做笔交易怎么样？”

“交易？”茨瓦克曼有些不解。

“没错。”霍琛布鲁茨说道，“做一笔鼻烟买卖。”

茨瓦克曼清了清鼻子。

“你能提供我什么呀？”他问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一向视金钱如粪土？”

“谁跟您说金钱来着？”霍琛布鲁茨说道，“我能供给你更好的东西。猜猜看！”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双眉紧皱，思索着。霍琛布鲁茨在一旁干等，忍不住说道：

“要不要我提醒您？这是一样您想了许久许久可又没弄到手的东西。”

“想了许久又没到手？”大魔法师注意听着，“是不是一本新的《妖法大全》？”

“不是。说给您听吧，是一个仆人哪！”

“哇！”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叫道，“真的吗？一个仆人，那小子够傻吗？”

“比他更傻的不会再有了。”霍琛布鲁茨说道。

“那小子现在在哪儿呢？”

“在这麻袋里装着呢。”

霍琛布鲁茨解开扎袋口的绳子，袋子向下滑落，戴着赛伯尔帽子的卡斯佩尔露出全身来。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伸手一打响指就变来了他的眼镜。他戴上眼镜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卡斯佩尔。卡斯佩尔呢，也尽量地做出一副傻样。

“这小子真的和他的外表一样蠢吗？”大魔法师问道。

“不会比他的外表机灵，您放心。”

“好，”茨瓦克曼说道，“这很好！他叫什么名字？”

“赛伯尔！”

“噢！叫赛伯尔？好吧赛伯尔，我收留你了！你会削马铃薯皮吗？”

“那没问题，屎来克曼先生！”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顿时火冒三丈。

“你竟敢乱改我的名字，小子？”他怒吼道，“你称呼我的时候，不能只简简单单地称我为‘先生’，我要求你称呼我为‘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先生’，你给我牢牢记住，永远不可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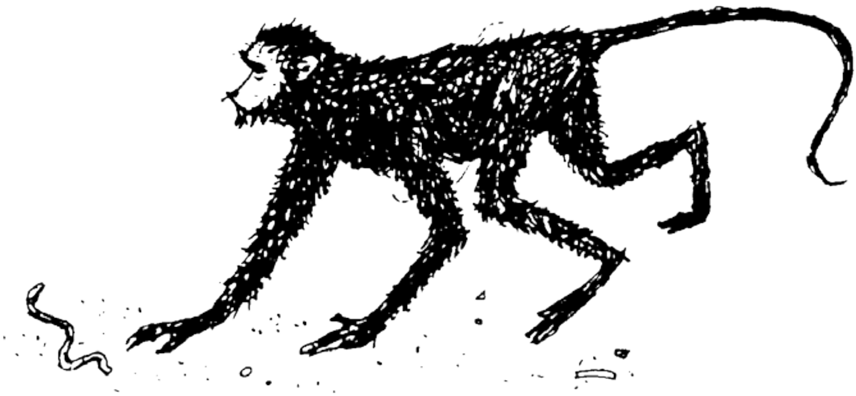
“遵命！大魔法师臭猪猡西乌斯·茨瓦克曼先生！”卡斯佩尔说这些时，完全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见你妈的鬼哟！”

大魔法师怒不可遏，上前抓住卡斯佩尔的衣领，使劲儿把他摇来晃去。

“你以为，我会容忍你拿我寻开心吗？说！现在我该把你变成猴子呢，还是变成一条蚯蚓？”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扬手打了一个响指，啪嗒一声，他手里就出现了一根魔杖。可是霍琛布鲁茨却不想让



他这样做。他拉住茨瓦克曼的手臂，设法使他平静下来。

“赛伯尔不是故意改您的名字，老朋友！他记不住您的尊姓大名，他是个傻蛋嘛！”

“原来是这样！”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转怒为喜，他笑着大声说，“霍琛布鲁茨！我今天说不出的高兴！这个赛伯尔让我十分满意，他是一块天生给我做仆人的料！现在我把他带到厨房去，让他给我削马铃薯皮。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谈价钱了。”

“还不如现在就谈。”大盗霍琛布鲁茨说道。

“也好！我愿意用半口袋鼻烟换这个赛伯尔！”

“半口袋？”霍琛布鲁茨反驳道，“这么一个能干活儿的仆人，半口袋鼻烟是不是少了点儿？”

“好吧！”大魔法师茨瓦克曼说道，“你就拿一整袋吧，

成交!

茨瓦克曼向霍琛布鲁茨伸出右手。

“成交!”霍琛布鲁茨与他击掌,“从现在起赛伯尔归您了,您想怎么差遣,就怎么差遣!”



愿你舒舒服服地享用!



9 深夜历险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卡斯佩尔是在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的魔堡厨房里度过的。他得不停地削马铃薯。凶恶的大魔法师嫌他削出的马铃薯还是不够吃。这一天中午，大魔法师喝掉了七盆马铃薯糊糊。晚饭时，他蘸着大葱酱吞下了七十八个马铃薯团子。从现在起他无需自己动手削马铃薯了，所以这天晚上他心情特别舒畅，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终于他停下吃喝，从餐桌上抬起头来，笑眯眯地拍了拍卡斯佩尔的肩膀，说道：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现在我带你去看睡觉的地方。跟我来，赛伯尔!”

卡斯佩尔跟在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后面经过长廊来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光溜溜的空床和一张洗濯用的桌子。

“这就是你的房间，赛伯尔！你就在这里过夜。”

“就在这里！睡在光溜溜的床板上？”卡斯佩尔问道。

“着什么急？”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说道。

他打了一下响指，卡斯佩尔眼睛眨也没眨一下，忽然看见空空的铁床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张厚厚的草褥子。接着，茨瓦克曼又打了第二下、第三下和第四下响指，草褥子上出现了亚麻布床单、鸭绒被和枕头。

“够了够了，”大魔法师茨瓦克曼说道，“我上床休息了，晚安，赛伯尔！”

“晚安！大魔法师彼特罗拉稀乌斯·塔克茨曼先生！”

茨瓦克曼不理会他，自管去睡觉。他的寝室在魔堡尖塔的第六层上。而卡斯佩尔的卧室和厨房一样，都在最底层。假如从窗户朝外望一望，就可以看到菜园，一出菜园就是森林。

再说这窗户……

这窗户没有安装围栏，而且是内开窗！

“太好了！”卡斯佩尔想到，“恐怕这个大魔法师从明早起，又得自个儿削马铃薯了！”

卡斯佩尔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外面黑透黑透。他要从这里逃出去。逃出去以后，以最快的速度去解救他的朋友赛伯尔。至于怎么才能救出赛伯尔，还得认真考虑考虑，这会儿最要紧的任务是：逃出去！

凶恶的大魔法师茨瓦克曼是不是已经真的睡着了呢？

卡斯佩尔小心翼翼地从窗户里爬出去，来到菜园里。他抬头观察魔堡，到处黑洞洞的，一片死寂。“这就好！”卡

斯佩尔心想。

菜园的围栅也不怎么高。卡斯佩尔正想翻越围栅呢，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在他的背后，抓住他的衣服下摆和后领使劲向后一拉，卡斯佩尔跌了个四脚朝天，这一跤实在跌得不轻。

是谁？是谁拉住了他？不会是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吧？

心惊肉跳的卡斯佩尔四下瞧瞧，可是菜园里什么人也没有哇！

“我想，刚才是太紧张产生的幻觉吧！重选一个地方试一试。

他这么想了，也这么做了。

卡斯佩尔站起身来，向后退了许多步。然后他加速朝园子围栅跑去——他想跳过围栅。可是这一回还是没有成功！有人抓住他的衣领往后一拉，扑通，如同一个面口袋，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有好一阵子卡斯佩尔躺着没动，也就是说，纹丝不动地躺在大魔法师的香菜畦里。他侧着耳朵细听，可是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听着！”卡斯佩尔壮着胆子说道，“有人在园子里吗？”

没有回答。

“有人就请吱个声！”

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围栅外面的森林在夜风中发出簌簌声。

“也许又是我自己吓自己吧，”卡斯佩尔思索到，“再来试试第三遭……不过我已经没有兴趣从上面越过去了，换个方法，我从下面爬过去。”

卡斯佩尔沿着菜园围栅匍匐前行。他想找一个缺口。好，这里有一块木条松动了，他用劲把它朝一旁推去，现在，缺口够大了，足以从这里钻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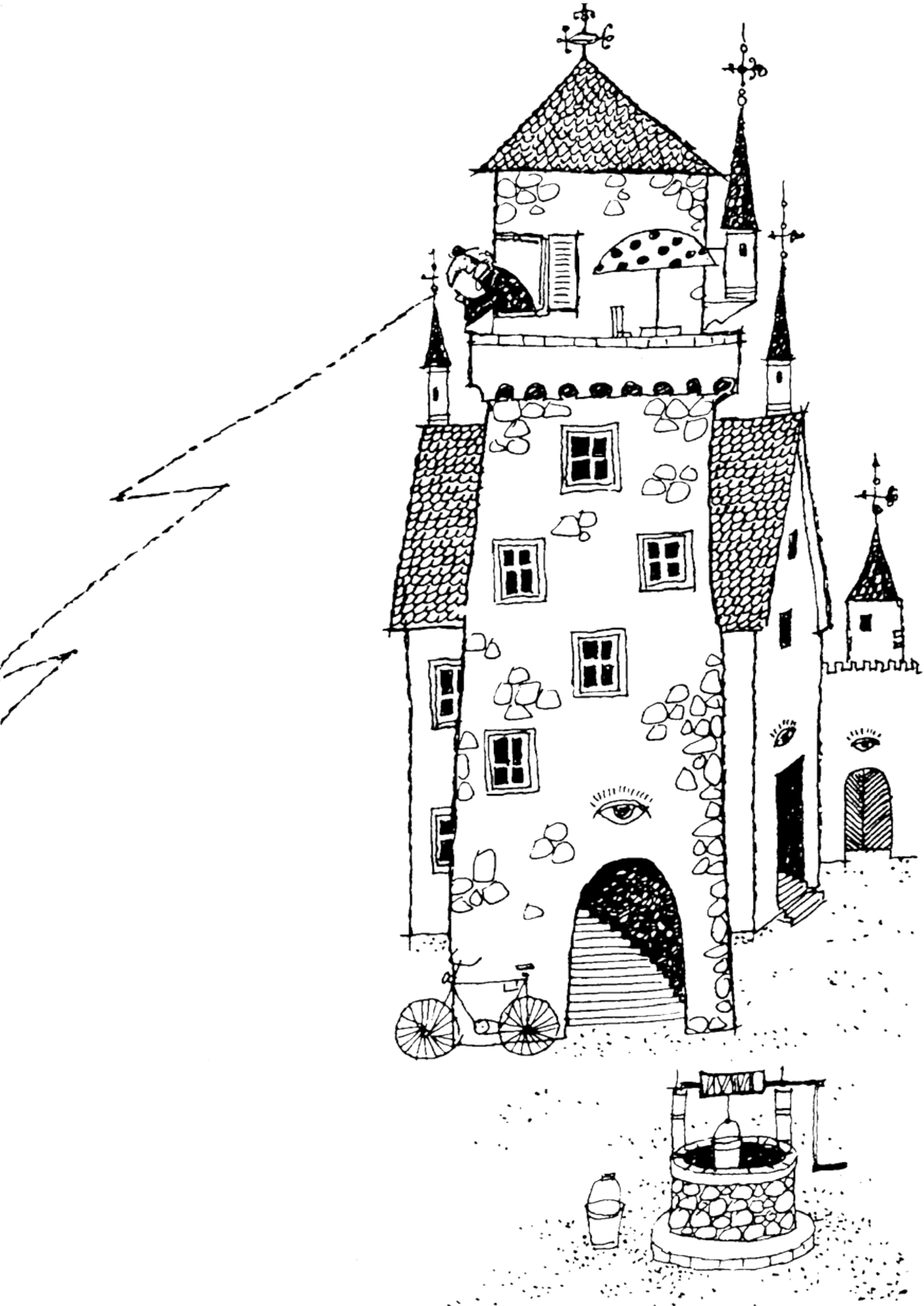
“太棒了！”卡斯佩尔一阵狂喜，伸头就想往外钻。可是这回他更不走运，有人抓住他的两只脚猛地朝后一扯，把他扯离了围栅。

而且事情并不到此为止。

突然间啪的一声，有人狠狠地抽了卡斯佩尔一记大耳光，吓得他没命地喊叫起来。

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被吵醒了。灯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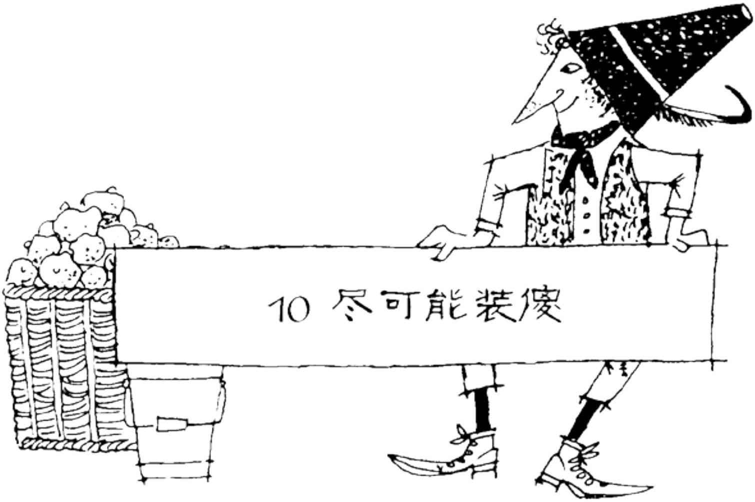
戴着睡帽的脑袋从魔堡尖塔六层寝室的窗户里伸了出来。

“哈！没搞错吧!”茨瓦克曼高声嚷嚷，“赛伯尔，你想逃跑？可是，谁会愚蠢到这个地步呢，赛伯尔？到了我的魔堡里，你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如果你想离开魔堡，除非你得到我的许可，不过你永远甭指望得到我的许可，你若偷跑，其结果丝毫不会比刚才发生的好。上床睡觉去吧，赛伯尔！别再来搅扰我的美梦了，否则，哼……”

一道刺眼的闪电从六层高塔上直劈下来，劈到卡斯佩尔脚前仅一巴掌宽的地方。卡斯佩尔大吃一惊。高塔上，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尖声怪笑着关上了窗户。



从这样一个恶人那里你能指望什么呢？



第二天早晨，卡斯佩尔不得不给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煮了满满一锅土豆泥。茨瓦克曼吃个精光，才放下手里的调羹。然后，撩起他的魔袍的一角，心满意足地擦擦嘴。

“我吃什么呢？”卡斯佩尔失望地问道。他本来希望茨瓦克曼能给他剩一点儿。

“别着急，我的亲爱的。”

大魔法师打了一个响指，变来了一个面包、外加黄油和奶酪。

“你就吃这个，赛伯尔！”他说道，“不过等会儿再吃，我有话对你说。”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说：

“今天你得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呢，要出门到布克斯特胡德去探访一个朋友，到深夜才能回来。你要是肚子饿了，可以

到食品储藏室去找你喜欢吃的东西。不过，你的首要任务是干活。现在你给我记住你今天的活儿：第一，削六桶马铃薯的皮，然后细细地切成薯条，这是晚餐要用的；第二，有三垛木头，你得把它们锯短，劈开，然后摞起来；第三，把厨房的地板好生擦洗一遍；第四，把菜园里的空菜畦深翻一次。现在你把我交待的重复一遍！”

“您吩咐的嘛，大魔法师屎贝克罗西乌斯·茨克斯曼先生……”卡斯佩尔期期艾艾地说道。卡斯佩尔已经打定主意，一切尽可能地装傻，要使大魔法师对他彻底失望，那样，大魔法师也许会怒不可遏，把他这个无药可救的“白痴”驱逐出魔堡。

此刻的卡斯佩尔做出一副竭力回忆的模样。他转动眼珠子，又挠挠脖子。茨瓦克曼盯着他看了一阵子，有些急不可耐了。

“快说快说！”他叫道，“你没看到我要出远门吗？张开你的嘴，告诉我你今天该干什么！”

“是啊，我得干什么来着？”卡斯佩尔自言自语，“我应该……活见鬼了，我应该干什么？刚才还记得一清二楚，可是一转眼……啊，等一等！我相信，现在我回忆起来了！”

卡斯佩尔把滑到额头上来的赛伯尔帽向上推了推。

“第一，我得把六桶马铃薯锯好，劈开然后摞起来。第二，把三垛木头统统擦洗一遍。第三，把厨房的地板削好切成细条用来准备晚餐，第四嘛……”

“闭上你的鸟嘴！”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吼道，“不要胡扯

了！不许再胡说八道!”

卡斯佩尔一脸惊愕和不解的样子。

“为什么不许说？”他问道。

“因为你把一切都搅乱了，弄混了！重说！重新来过!”

“很好，大魔法师雷普洛臭屎乌斯·法克茨曼先生！第一，我应该把六桶马铃薯挖出来。第二，把厨房地板锯短、劈开、摞起来。第三，菜园里的空菜畦统统擦洗一遍，第四嘛，这第四是什么来着……”

“傻瓜!”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喊道，“笨蛋！白痴!”

“我又怎么了？”卡斯佩尔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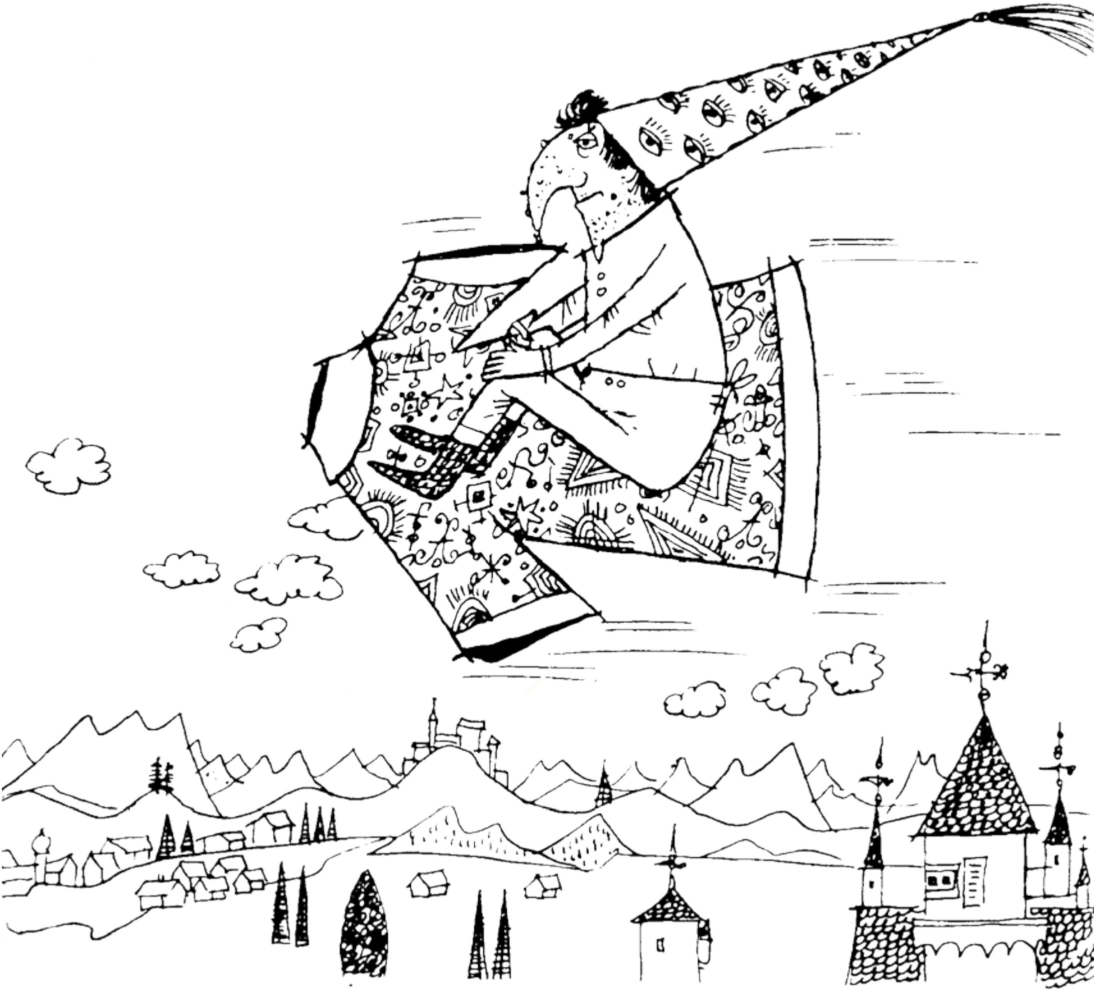
“你怎么了？”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点点自己的脑门，“你这里出了问题！你这个满脑瓜稻草的大傻瓜！你连最简单的活儿都记不住，真让人失去信心，真令人绝望!”

说这些话时，大魔法师跺着脚。

“来了，就要来了,”卡斯佩尔想到，“他马上就要把我赶出魔堡了!”

遗憾的是，情况不像卡斯佩尔想象的那样。

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并没有把他赶走，因为他需要他。他伸手打了一个响指，凭空变来了一瓶白兰地。他张口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硬是把怒火压了下去，然后他说道：“作为一个傻瓜，赛伯尔，你在某些方面着实令人恼火，可是，你也有你的好处。简单说吧，天黑之前你给我削六桶马铃薯就行了。削掉皮，切成薯条，注意，我想晚饭能吃上煎薯条，至于其他活儿嘛你实在太笨了，就免了吧！现



在我得动身了，否则我的朋友还以为我把他忘了呢！”

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匆匆忙忙跑到塔顶平台上。他把他的那件宽大的、绣着红黄两色图案的魔袍铺在地上，坐了上去，然后念念有词地诵起咒语。只见魔袍载着他冉冉升空，接着便向布克斯特胡德方向飞去。

卡斯佩尔怎样了呢?

他吞下黄油面包加奶酪以后便去干活儿。在魔堡的厨房里，他边削薯皮边想心事。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好朋友赛伯尔。

昨天分手的时候，大盗霍琛布鲁茨用铁链把赛伯尔的左脚锁在强盗洞的墙壁上。那是一个黑咕隆咚的角落，一旁是火药桶，另一旁是胡椒粉桶。

是不是到现在为止，他还被拴在铁链上，躺在冰凉的石头地上呢?

“如果能给他一小捆麦草或者一块毯子就好了，这个该死的霍琛布鲁茨!”卡斯佩尔想到。

卡斯佩尔越是挂念赛伯尔，就越是强烈地想知道，自打他离开以后，强盗洞里究竟怎么样了……



赛伯尔在黑糊糊的强盗洞里躺了好多个小时。若不是脚脖子上拴着铁链，他早就撒腿走人，想去哪儿去哪儿了。这该死的铁链实在无法挣脱，赛伯尔撕扯呀，摇晃啊，它还是拴得牢牢的。拿它没办法，赛伯尔几乎绝望了。

傍晚时分霍琛布鲁茨脚步沉重地回来了。他从肩上卸下装鼻烟的口袋，然后把帽子和外套扔在墙角，又去点上一枝蜡烛。

“喂，老伙计卡斯佩尔，偷懒也偷够了吧，现在得干活儿了！”

赛伯尔先帮大盗霍琛布鲁茨脱下脏兮兮的高筒靴子，然后他才被卸去了铁链。

“快到炉灶跟前去，生上火！今天半路上我弄来一只大肥鹅，你先去生火，然后拔鹅毛，以最快的速度插上铁钎，放到火上去烤！要烤得全都焦黄香脆，那才对我的胃

口。你要特别小心，别给我烤糊了！现在我去换睡衣，先休息休息。”

赛伯尔拔去鹅毛，把它放到火上去烤。他乖乖地转动着铁钎，烤鹅的香气一股股直冲他的鼻子。从早晨到现在他什么也没下肚，人已经饿得十分虚弱。这大盗霍琛布鲁茨会不会给他留下一些烤鹅肉，哪怕是一丁点儿？

可是大盗霍琛布鲁茨连想也没想这事。鹅刚烤熟，他就高喊：“端上来哟！开饭喽！”然后，整整一只香喷喷的烤鹅被他风卷残云吃个精光。赛伯尔饥肠辘辘，连一根可以啃啃的骨头都没捞着。

“嗯，好，烤鹅味道确实不赖。”吃完了烤鹅，霍琛布鲁茨打一个大大的饱嗝，说道，“这会儿再来一杯咖啡就更好了。”

说着，他从藏宝箱里寻出了咖啡磨——那把从奶奶那里抢来的咖啡磨！然后又装满咖啡豆。

“喂！”他朝赛伯尔喊道，“过来磨咖啡！”

此刻，赛伯尔只得用奶奶的咖啡磨给强盗磨咖啡。手柄一转，磨子就奏出“五月里万象新”的曲子来。对于赛伯尔来说，这种折磨真难受——比这倒霉的一天来所有的折磨都难受，赛伯尔不禁泪眼涟涟。

“卡斯佩尔！你怎么回事！”大盗霍琛布鲁茨看到小家伙眼泪汪汪，喝问道，“你这一副丧气相，我可不喜欢。等着吧，让我来逗你开心开心！”

他一把扯掉了赛伯尔头上的尖顶帽。

“我讨厌你戴这样一顶不伦不类的帽子！它跟你的脸蛋儿不配！扔掉它算了！”

说着他就随手把尖顶帽扔进炉膛里烧了。

“现在开心不开心？”他叫道，“我好开心哦，真是笑死人！”

霍琛布鲁茨哈哈大笑，赛伯尔呜呜痛哭，奶奶的咖啡磨呢，在一旁反复演奏出“五月里万象新”的曲调。好不容易才磨完了咖啡，霍琛布鲁茨又让赛伯尔给他擦靴子，直到把靴子擦得油光锃亮。然后，他才把赛伯尔重新锁上铁链，熄灯上床睡觉。

整整半夜，赛伯尔又心烦又想家，压根儿不能合眼。他躺在火药桶和胡椒桶之间冰冷的石头地上思念卡斯佩尔。要是卡斯佩尔知道大盗贼烧掉了他心爱的尖顶帽，会怎样呢？或许，卡斯佩尔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吧？

“哎，上帝呀，”赛伯尔哀叹道，“咱俩交了什么霉运了呢，这一对倒霉鬼！”

所幸的是最终他还是睡着了。睡梦中他又回到卡斯佩尔和奶奶的身边，在奶奶的客厅里又喝咖啡又啃蛋糕，是那种李子馅外加掼奶油的蛋糕！卡斯佩尔呢，还是戴着他那顶尖顶帽，一切正常如旧。没有铁链锁住脚脖子，没有强盗洞，也没有霍琛布鲁茨。

这个美梦如果没有尽头该有多好！

对于可怜的赛伯尔来说，这个梦还是结束得太快了。

早上六点钟，大盗霍琛布鲁茨就起了床，接着便把他叫醒。



“喂！瞌睡虫！该爬起来干活了！”

磨咖啡、劈木柴、生火，伺候霍琛布鲁茨吃早饭。大盗贼大吃大喝的时候，赛伯尔只有站在一旁瞧着的份儿。接着是收拾房间、挑水、洗刷餐具。这一切弄完了，赛伯尔又得去摇动大砂轮，帮霍琛布鲁茨磨他的弯马刀和七把匕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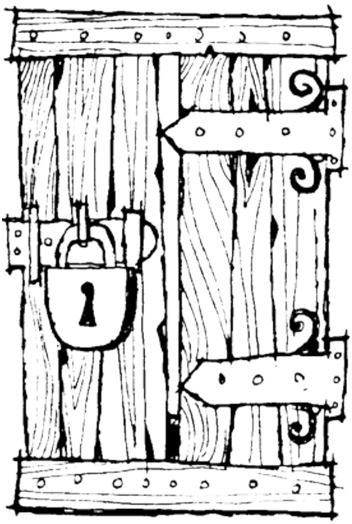
“喂，卖点力呀，二流子卡斯佩尔！磨刀砂轮又不是手摇风琴！摇快点，摇快点！”

直到七把匕首磨完以后，赛伯尔才爬回他的角落并被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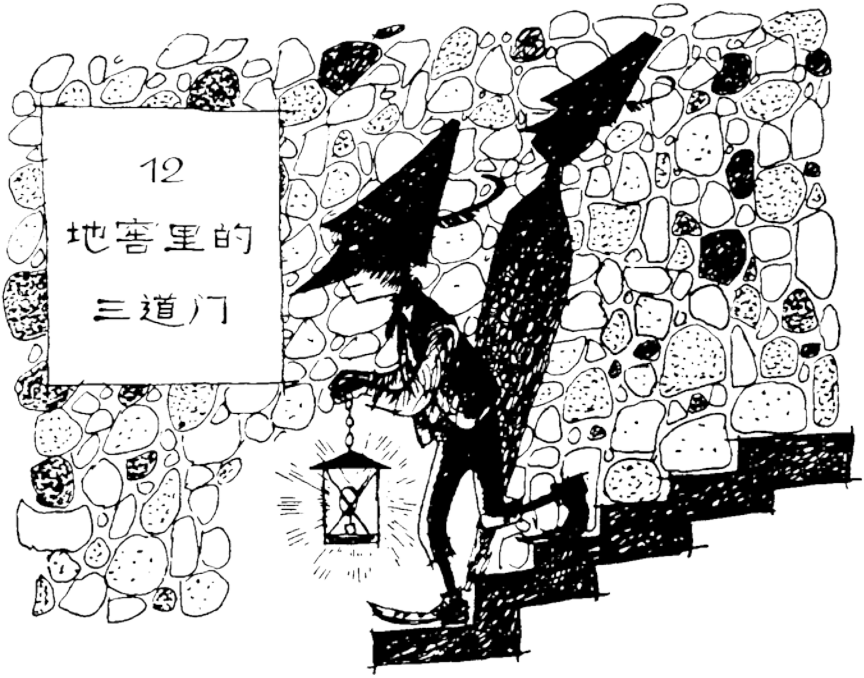
上铁链。大盗霍琛布鲁茨这时扔给他一片生了霉的面包。

“喏，吃吧！你可不能饿死！卡斯佩尔！和往日一样，现在我得干我的买卖去了。你呢，可以懒洋洋地躺着，舒舒服服地休息。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回来以后，你要更卖力地为我服务！凭什么你的待遇要比在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那里的赛伯尔强呢？”

说完，他便离开了强盗洞，并把洞门牢牢锁上。



竟是这样一条恶棍！



削完三桶马铃薯以后，卡斯佩尔想休息休息。他放下刀子，把湿漉漉的手在裤子上擦擦干。他要到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的食品储藏室里看看有什么可吃的。快到中午了，他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一进储藏室，他就先找到了一桶腌黄瓜。

“酸食最能提神，”他想到，“这种时候它对我再合适不过了。”

他嚼了三根酸黄瓜，感到自己明显松快多了。那食品架上一罐挨一罐地放着的各种果酱，他也挨个儿尝了尝。接着他又喝了一杯脱脂牛奶，切了一片意大利香肠品了品味儿。茨瓦克曼的食品储藏室内，香肠、火腿可真多啊，特别是香肠，长短粗细，应有尽有。这些美味就吊挂在顶棚下面，伸

手去拿就是了。

“真是懒汉的天堂啊！”卡斯佩尔想到。

就在他站在那儿对着那些香肠发呆的当儿，他突然听到一阵含糊不清的抽泣声：“呜——愁愁愁——愁——呜——”

听到这哭声，卡斯佩尔吓得四肢发麻。难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这魔堡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人？那么又是谁呢？

“唉！”卡斯佩尔想到，“兴许跟我一样，也是遭难的人呗！”

他又切下一片辣香肠放到嘴里咀嚼。就在这时那哭泣声重新响起：“呜——愁愁——愁愁——愁呜——”

哭声含含糊糊、悲悲戚戚，令人汗毛倒竖。听到这伤心的哭声，卡斯佩尔一丁点儿胃口也没有了。果真有人在悲泣，在哭诉他的愁苦。

“我能不能帮助他呢？”卡斯佩尔思索到，“我得设法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可不能长时间地听这悲苦的哭声，它弄得我心神不安。”

卡斯佩尔侧耳倾听，判断那哭声来自何方。循着那哭声，他从食品储藏室退回厨房，从厨房来到长廊上，又从长廊走到地窖的门口。

“呜——愁愁愁——愁呜——”

哭声是从地窖深处传上来的。是否应该鼓起勇气下去看个究竟呢？

“我马上就来！”他朝地窖深处喊道，“我去取个灯来！”

他跑到厨房里，从洗濯用的桌子上面的一个钩子上，摘



下来一盏风灯。然后他掏出火柴，嚓——火苗靠近灯芯。成，风灯点亮了。

他小心翼翼地提着风灯，沿着湿滑的地窖台阶往下走。下面真潮湿啊，台阶上满是青苔，而且特别冷，冷得让人发抖。高处不停地有大水滴掉落下来，噼噼啪啪地砸在他

的帽子上。他来到一个长长的通道，向前走了十几、二十步，他碰到了一道门。

这是一道用铁皮包着的门，门上有一块黑色边框的牌子，卡斯佩尔犹豫了一下。这时他又听到了悲泣声，这哭声促使他决心向前。他压下门把手，打开了铁皮门。



真是出人意料，紧接着第一道门又出现了第二道门，而且也是用铁皮包着的门，门上也有一块镶有黑色边框的牌子。卡斯佩尔举起风灯，读一读那牌子上的字：



“啊哟，真厉害！”卡斯佩尔暗想，“看样子越往前越是遭禁止哦。”

然而他仍没有气馁。特别是他再次听到那凄惨的哭声时，他又鼓起勇气打开了这第二道门。

可是活见鬼了！这还不是前进道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碍。才往前走了几步，又出现了第三道门！这道门上有一块更大的镶有黑色边框的牌子，上写：



就在这时，卡斯佩尔的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似的绞痛。这是因为恐惧呢，还是刚才吃下去的酸黄瓜和脱脂牛奶在作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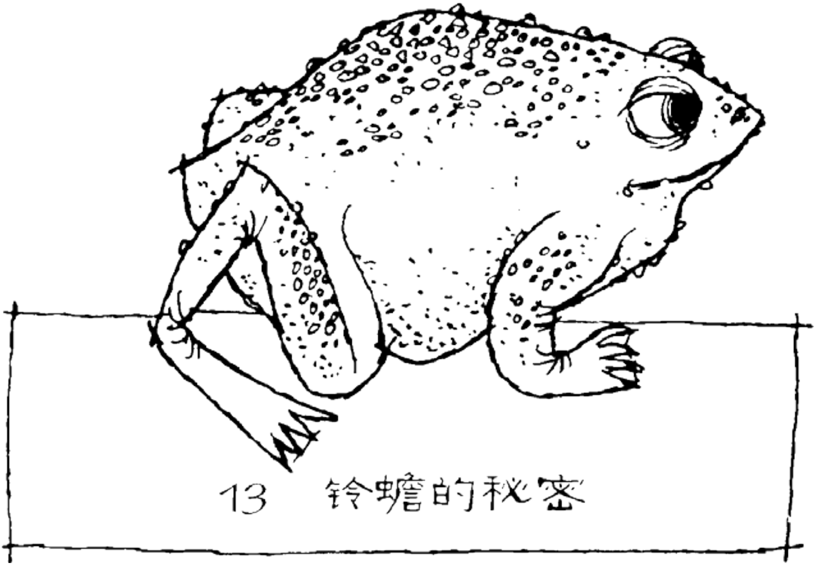
“是不是应该到此为止呢？”卡斯佩尔暗忖。

这当儿第三道门后又响起了“呜——愁愁——愁呜”的哀

哭声。这一回哭声分外真切，分外哀怨，分外使人毛骨悚然。这下子什么肚子痛，什么恐惧，全被抛到九霄云外。

他往前再走一步，毅然按下把手——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

“吱吱——嘎嘎”的开门声一响，最令人心跳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3 铃蟾的秘密

“快停下！站住！一步也不要往前走！”

卡斯佩尔刚跨过门槛，就听到一阵惊恐的叫声。这叫声就像青蛙的呱呱声，如果没有搞错，刚才的哭泣声也是来自于它。

卡斯佩尔应声立住了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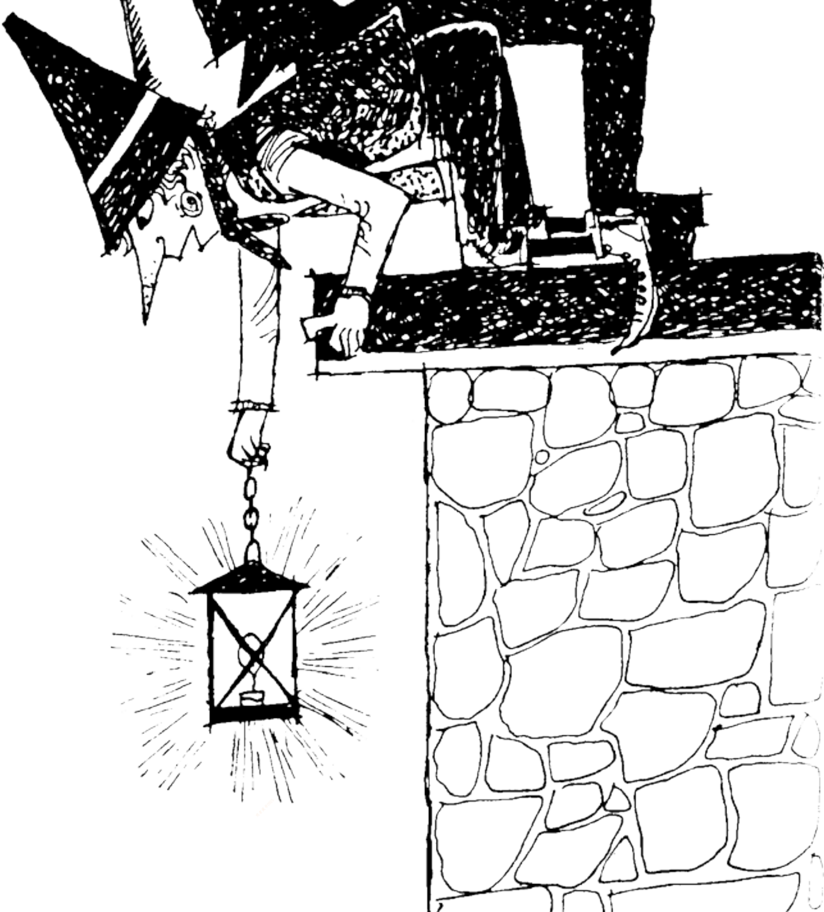
在手提风灯的照射下，他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小小的拱形屋顶的房间，可是这地下深处的房间竟然没有地板！仔细一看，脚前一巴掌宽的地方竟是一个深渊——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水潭。

卡斯佩尔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把自己的背紧靠在门柱上。

“谁在那儿？”卡斯佩尔问道。声音沉闷闷的，空洞洞的，连他都听不出这是自个儿的声音了。

一阵溅水声和咕咚声隐隐约约从下面传了上来。

“是啊，这里有人，”有声音呱呱地响道，“你卧倒在地



上向下看，就可以瞧见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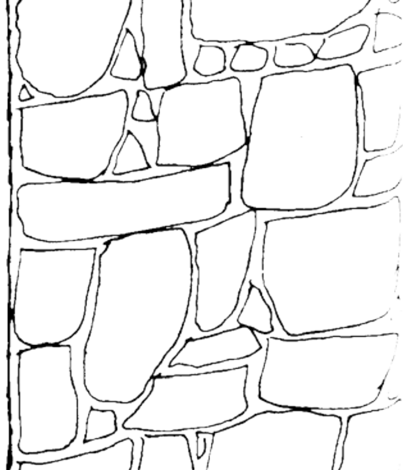
卡斯佩尔遵命照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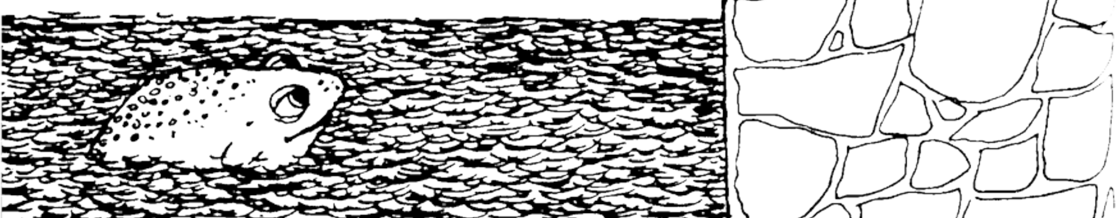
他肚皮贴地，将身子一寸一寸地向深潭边移动，提着风灯的手向前伸，再向潭下看去。

“你在哪里呀？我怎么看不见你？”

“我在下边的水里呢，请你把手里的灯再往下放一点。”

下面的黑水潭中有一个东西在游





动，那东西有一双圆鼓鼓的大眼睛，一张宽阔的大嘴巴。

“这会儿，”那东西呱呱地说道，“这会儿你总可以看见我了吧。”

“现在可以看到了。”卡斯佩尔说。

“依你看我是什么？”

“如果你再小一点的话，我会说你是一个蛤蟆，或者是一只青蛙。”

“你弄错了，我是一只铃蟾。”

“原来是只铃蟾，”卡斯佩尔说道，同时他心想，作为铃蟾，你的个头也许太大了吧，他又补上一句，“你在那下面干什么呀？”

“我在等待。”

“你等什么呢？”

“等待有人把我救出苦海！你该知道，事实上我并不是什么铃蟾，而是一个……”

“一个什么？”卡斯佩尔问道。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信任你。”那个不承认自己是铃蟾的东西呱呱地说道，“你是茨瓦克曼派来的吗？”

“不是，”卡斯佩尔说道，“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茨瓦克曼今天不在魔堡，他到布克斯特胡德拜访朋友去了。”

那铃蟾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问道：“你说的都是实情？”

“是的，全是实话。”卡斯佩尔说道，“我可以把三个指

头抚着心口发誓！现在你说说，如果你不是铃蟾，那么你究竟是谁？”

“我本是一个，一个善良的仙女。”

“一个仙女？”

“是的，仙女阿玛丽丝。可是我被变成铃蟾困在这黑水潭里已经整整七年了。呜——愁愁——愁呜……是茨瓦克曼对我施了魔法，把我禁闭在这种地方。”

“七年？”卡斯佩尔叫道，“真可怕呀，七年！茨瓦克曼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呢？”

“因为他是一个恶魔，一个可怕的大坏蛋！因为我时常运用我的仙术阻止他干坏事，他就不能容忍我。我太善良了，被他用阴谋诡计所害，把我变成了一只铃蟾，呜——愁愁——愁呜……一只铃蟾。”

被施了魔法的仙女哭得真伤心，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的面孔上滚落下来。卡斯佩尔本想安慰她，表示对她的同情，可是能说点什么呢？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吗？”

“是的，你能。”铃蟾抽抽噎噎地说，边说边用前爪揩揩眼睛，“你只需要帮我弄来一种药草就行了，它叫仙女草，离这里几个小时的路程有一处高原，它就长在那里。你只要弄来了仙女草，用它在我身上碰一碰，我就恢复自由了。这种仙女草可以使一切妖术丧失法力。你愿意去帮我寻来仙女草吗？你为什么不开口呢？”

“因为……”卡斯佩尔哽住了。

“说啊，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无法离开这里，我本人也是被抓到这魔堡里来的。让我把前因后果告诉你吧……”

于是卡斯佩尔把昨天的冒险经历细说给仙女阿玛丽丝听：他三次想逃，三次都没能成功。“如果你能出主意帮我成功离开这里，那我就去给你弄仙女草，不过我担心你做不到这一点。”卡斯佩尔最后说。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铃蟾呱呱地说道，“记住我本是一个仙女，在法术方面我并不是外行。你为什么逃离不了魔堡呢？这是因为茨瓦克曼在四周画了一道魔圈。可是，倘若你把你的一件衣物——最好是一样贴身的衣物留在堡内——你就可以来去自由，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这是真的？”卡斯佩尔问道。

“你试试就知道了。”铃蟾呱呱说道，“那时你就会明白我没有骗你。你最好把你的衬衣留下，或者长袜子也行，帽子也可以。”

“帽子也可以？”卡斯佩尔说道，“可是这帽子是借来的，它不属于我，它是我朋友的。”

“这没关系，同样有用。”

“那我当然把这顶帽子留下来了，”卡斯佩尔说道，“没它照样行，它本来就不适合我戴。好吧，现在你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仙女草吧！这仙女草长什么模样？我一定为你把它弄到手！”



14 闯高原

卡斯佩尔打听清楚了前往高原的道路。

“你到了目的地以后，”那铃蟾说道，“会发现高原的中间有一个黑水湖，湖边孤零零地长着一棵古老的云杉树。你就坐到云杉下面去等待月亮升起。只有当月光洒向大地的时候才能找到那仙女草。月光的沐浴下，仙女草的细碎的银色花蕾才会在云杉的老树根之间绽放，现出星星点点的清辉。你只要采到一小束仙女草，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茨瓦克曼也不能伤害你了。手拿仙女草的人，他是无法看到的。”

“他回到魔堡后发现我不在，会四处找我吗？”

“毫无疑问会找你。所以你得设法尽早把仙女草采到手。那你现在就出发吧，你要走的路长着呢。我祝你一切顺利，鸿运高照！”

卡斯佩尔小心翼翼地立起身来，临别时又晃着风灯向潭里的铃蟾打了个招呼。

“再见!”

“再见！别忘记把那些门关上！不能让茨瓦克曼知道你和我谈过话!”

是了！那三道门！卡斯佩尔已经压根儿把它们忘到脑后了。他一道道地把门关好，顺着地窖台阶往上走，最后又把地窖的门恢复原样。他跑到茨瓦克曼的食品储藏室里拿了一个面包两根香肠，然后就上路了。

他从房间的窗户里爬出去，来到菜园里。他摘下赛伯尔的帽子，把它放在离香菜畦不远的篱笆旁边。跟这顶帽子分手，他丝毫也不感到难受。

这回出逃能成功吗？他还是觉得不是怎么有把握。他又想起了昨晚的遭遇，想起那恶狠狠的耳光。

“唉，想什么呢？试试看呗，大不了也就和昨夜一样……”

然而这次却一切顺利。没有什么看不见的魔掌拎住他的领子把他扯回，也没挨耳光。跃过篱笆后，他卧倒在草丛里，这才松了口气。

“哇!”卡斯佩尔自言自语道，“谁能想到，赛伯尔帽子竟然也能派上这么好的用场……”

还是前往高原要紧，走!

走哇，走哇，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一直沿着铃蟾给他描述的道路朝前走：先是经过一片森林，然后沿着乡间大道走上一段，接着是顺着一条溪流往前一直走到下一片林子。那里有三棵大白桦树长在一起，中间

的那棵主干裂成两半。

果然那里有三棵大白桦，情形与铃蟾描述的相符。从这里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密林深处。只有这一条路别无路径可走。卡斯佩尔又沿着它走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到了高原，这时已渐近黄昏。

终于抵达目的地了，这使卡斯佩尔很高兴。他坐到那棵参天的大云杉下，脱掉鞋子袜子，把两脚浸泡在黑水湖里。真惬意呀，就这么等待月亮升起来吧。为了消磨时间，



他拿出面包和两根香肠，吃个精光。

他尽量不去想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可是这根本就办不到，坐等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是感到不自在。

那茨瓦克曼是不是已经从布克斯特胡德回来了呢？当他发现我不见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亲爱的月亮啊！”卡斯佩尔悲叹道，“你在哪里呢？你怎么还不升起呢？假如茨瓦克曼在我采到仙女草之前抓住我，那就一切都完了。你听见我的话吗？好月亮！我求你了，你快快升起吧！”

可是到月亮升起还得等很久，它就是迟迟不肯露脸。卡斯佩尔如坐针毡，心中只想着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



15 “帽子的主人”

在晚上八点至八点半之间，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坐着他的魔袍从布克斯特胡德飞回来了。这时他饿得要命，白天真是够辛苦的，现在终于可以回家舒舒服服吃顿饱饭了。但愿那煎马铃薯条已经准备好了，但愿数量多多，够填肚子。

茨瓦克曼在魔堡顶上的平台一降落，便急忙下到餐厅里。

他在桌前坐下，在胸前系上餐巾，然后拍了拍手，叫道：“赛伯尔，快端上来！”

过去了一小会儿，可是没动静。

“赛伯尔！”茨瓦克曼喊道，“快端上来呀！你没听到我在叫你吗？你跑哪儿去啦？”

这回还是没动静。

“你等着！这个懒虫！”大魔法师骂道，“要我来教你怎么走路吗？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伸手打了个响指，变来了一条赶牛用的皮鞭子，然后挥舞着鞭子冲进厨房，破口大骂道：“嗨！你这该下油锅的！瞧我不用鞭子把你揍个鼻青脸肿！你这下九流的佣人，竟敢如此对待主子！你想让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先生等多久！滚过来，懒鬼！我要把你抽个稀巴烂！我要让你终生残废！”

暴跳如雷的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用牛鞭子在厨房的桌子上一顿猛抽，这时他才发现，还有三桶马铃薯的皮根本没削过。

“什么？”他高喊道，“活儿没干完就跑开了？！这千刀万剐的！看你下次还敢这么干！快滚过来！立即滚过来！”

可是，咒骂、叫喊、抽桌子又有什么用呢？根本无济于事！于是大魔法师咆哮道：“哼！我知道了！这家伙一定是躲到哪里去了！我会把他找出来的！见鬼，我会找到他的，那时他就会知道我的厉害了！”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又打了个响指，手中的赶牛皮鞭子霎时变成了一根熊熊燃烧的火把，他将火把高举过头，在魔堡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了个遍。他找遍了所有的厅堂和房间。下地窖，爬天花板顶棚，所有的缝缝隙隙旮旮旯旯，甚至家具下面、窗帘后面他都找过了，可是无论怎么找也发现不了他的身影。

猛然间大魔法师若有所悟。他停止乱找，以最快的速度朝菜园奔去。

果然不出所料，那里，就在离篱笆几步的香菜畦中间，不正是赛伯尔的帽子吗？

“该下地狱的臭猪!”

大魔法师茨瓦克曼握紧双拳，恶狠狠地吐了口口水。他一眼就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家伙，那个赛伯尔，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个白痴，却成功地从这里逃出去了!

可是那赛伯尔怎么知道用这种方法脱逃呢?

“先不去管这些，”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思索到，“我得采取行动。要让那家伙惊讶，我能多么迅速地把他重新抓到手中。他的帽子在我手里呢!”

大家应该知道，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只要掌握某人衣物的一块碎片，就能不费劲地把他变回来。

“说动手就动手!”大魔法师愤怒地大喝一声，扔掉了手中的火把。

他双手抓住赛伯尔的帽子，跑进书房。然后一伸手变来一枝魔粉笔，飞快地在地板上画了一个魔圈，又在魔圈中间画了许多条相交在圆心的直线……

“哼，让他瞧瞧我的手段!”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将帽子放在魔圈中间那些直线相交的圆心上。然后他后退几步，高举起双手，目光熠熠地射住帽子，用打雷一般的声音作法道：

来吧，来吧，
帽子的主人!
就算跑到天边，
你也无法藏身!

帽子在哪里，
主人就在哪里现形。
霍克斯暴库斯，
切切此令！



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刚刚把咒语念完，呼的一声巨响，书房的地板上腾起一股刺目的火光。那魔圈的正中间，多条直线相交的地方，出现了赛伯尔！

真正的赛伯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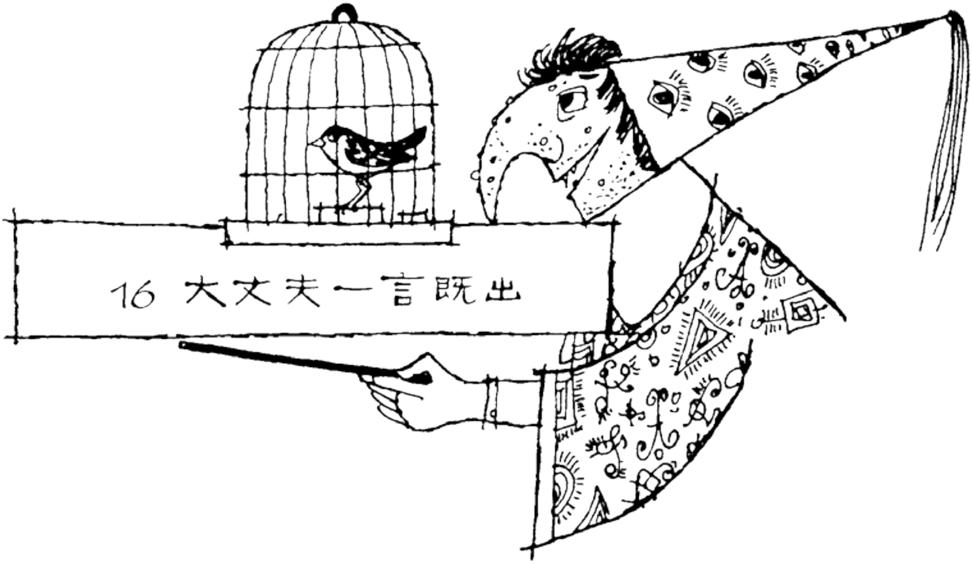
帽子真正的主人！

他的左手拎着一只黑色长筒皮靴，右手还拿着一把鞋刷子。

真是准确无误啊，“帽子的主人”现形了。

这一瞬间谁惊讶得目瞪口呆呢？是卡斯佩尔的好朋友赛伯尔呢，还是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呢？

这就难说了。



16 大丈夫一言既出

赛伯尔刚刚还在帮大盗霍琛布鲁茨擦皮靴，突然间却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身穿魔袍、形容古怪的人面前。他是怎么从强盗洞一下子来到这里的？这儿又是一个什么地方？赛伯尔莫名其妙，就好像从月亮上掉下来似的。

大魔法师茨瓦克曼也是瞪大双眼茫然不解。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跑到魔圈里来干啥呀？作法无懈可击，不可能出岔子的呀！自从他醉心于法术（搞这一行总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吧）以来，这样的怪事还未曾出现过哩。

“你是什么人？见他妈的鬼了！”大魔法师恶狠狠地问道。

“我？！”赛伯尔反问。

“是的，问你！”茨瓦克曼怒气冲冲地说道，“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哩。我叫赛伯尔。”

“你是赛伯尔？这不对！”

“怎么不对？”赛伯尔问道。

“怎么不对？”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咆哮道，“赛伯尔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我认识他，他是我的奴仆。瞧那儿，”他指着赛伯尔的帽子说道，“那就是他的帽子！”

“那顶帽子？”赛伯尔问道，突然间他恍然大悟，他笑了起来。

“你在笑？”大魔法师怒斥道，“你笑什么？”

“因为我现在能够解释，你刚才说的是谁了。你指的是卡斯佩尔！你跟大盗霍琛布鲁茨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把卡斯佩尔和我弄混了。”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警觉地听起来，他让赛伯尔细细地说了与卡斯佩尔换戴帽子的经过。慢慢地他理清了这当中的头绪。是霍琛布鲁茨把卡斯佩尔当成赛伯尔卖给他了。这是一个多么蹊跷的故事。这么说来借助赛伯尔的帽子只能把真的赛伯尔变来，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了。

“这遭天杀的臭猪霍琛布鲁茨！”

大魔法师口沫横飞，一顿恶言毒语的臭骂。大盗贼干了些什么呀！这下可把他害苦了。不过还有一条可以从困境中走出的路。只要弄到卡斯佩尔的尖顶帽，他就能把卡斯佩尔逮回来。

不过，无论如何不能让赛伯尔产生怀疑。因此，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想了一个诡计。

“你要我相信你是真的赛伯尔，你应该拿出证据。”

“那没问题，”赛伯尔说道，“你只消说说我该怎么做就成。”

“那好吧，再简单不过了，你把卡斯佩尔的尖顶帽给我。”

“卡斯佩尔的尖顶帽？那不成！”

“为什么？”

“大盗霍琛布鲁茨已经把它烧掉了。”

“烧了？”茨瓦克曼问道。

“他当着我的面把它扔进炉火里烧了，纯粹是为了取乐。”赛伯尔又补了一句道，“纯粹是出于他的暴虐！”

“出于暴虐？”大魔法师嘭的一拳擂在写字台上，“出于愚蠢！出于无知！这个霍琛布鲁茨，这个该诅咒的白痴，这下可怎么办？！”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一面咒骂一面在书房里跑来跑去。忽然他在赛伯尔面前站下来，问道：

“你手里的靴子是谁的？是霍琛布鲁茨的吗？”

“是的。”赛伯尔说道。

“拿来给我，给我！这该死的可怜虫，我要马上收拾他！”

大魔法师急急忙忙又在地板上画了一个魔圈。在圆圈中直线的相交处，放上了大盗贼的皮靴。然后他又举起双手，打雷一般地隆隆诅咒道：

来吧，来吧，
靴子的主人！

就算你在天边，
你也无法藏身！
靴子在哪里，
主人就在哪里现形！
霍克斯暴库斯，
切切此令！

茨瓦克曼的魔咒很灵验。一声巨响，一道刺眼的火光，霍琛布鲁茨如同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出现在魔圈中间。他身上穿着暖暖的睡衣，脚上还套着短袜。刚开始时他也是一脸惊愕和茫然，但没过多久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茨瓦克曼！”他高喊道，“呵呵！你这个老顽童！你这一手可够漂亮的！这才是魔法大师呢。呼啦一下，就把我从我的洞府里弄到你的书房里来了！瞧瞧，卡斯佩尔也在这里！我绞尽脑汁，也没弄清这家伙藏到哪里去了呢。”

“住嘴！”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不客气地打断他道，“第一，这是赛伯尔而不是什么卡斯佩尔！第二，立即停止你的傻笑，别让我控制不住自己！”

“可是茨瓦克曼，我的老朋友！你这是怎么了？”大盗霍琛布鲁茨问道，“你今天怎么这样暴躁？”

“我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的！你昨天卖给我的那个小子逃跑了：他并不是愚蠢的赛伯尔，而是卡斯佩尔！”

“这我就不清楚了，”霍琛布鲁茨说道，“可是，你不是赫赫有名的大魔法师吗？你为什么不把逃跑者变回来呢？”



“能这样我早就做了，可是我办不到。”

“为什么？”霍琛布鲁茨问道。

“为什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说道，“就因为你把卡斯佩尔的尖顶帽烧掉了！你这个愚不可及的家伙，还是什么大强盗呢，你是一只小灰雀，一只可怜的小灰雀！”

霍琛布鲁茨气得浑身乱抖。

“茨瓦克曼！”他高叫道，“这样的侮辱我可不能答应，你走得太远了！太过分了！我要求你把它收回去！”

“你说什么？”大魔法师龇牙咧嘴地反问，他打了一个响指，变来了他的魔杖，“我说你是小灰雀，你就应该是一只小灰雀！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阿布拉卡达布拉，阿布拉卡达布拉……”

他急速地念起了咒语。那霍琛布鲁茨真的变成了一只小灰雀，一只胆战心惊、叽叽喳喳叫唤着的、小得连站都站不稳的、不时倒着腿扇着翅膀的小灰雀。

“你做梦也没想到过吧？”茨瓦克曼挖苦他道，“等着吧，还有更好受的。”

他从空中变来了一只鸟笼，然后一把抓住小灰雀，把它关进笼子里。

“好吧，老伙计！现在你可以坐着好好考虑考虑，你应该怎么办。现在轮到你了，赛伯尔！”

赛伯尔在一旁颤抖着看完了霍琛布鲁茨被变成小灰雀的全过程。大魔法师此刻转身向他，他吓得魂不附体。毫无疑问，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也会来把他变成……

可是他估计错了。

“你会削马铃薯皮吗？”大魔法师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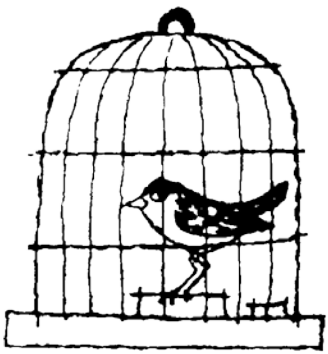
“会呀！”赛伯尔脱口而出，虽然他还不知道茨瓦克曼这个问题的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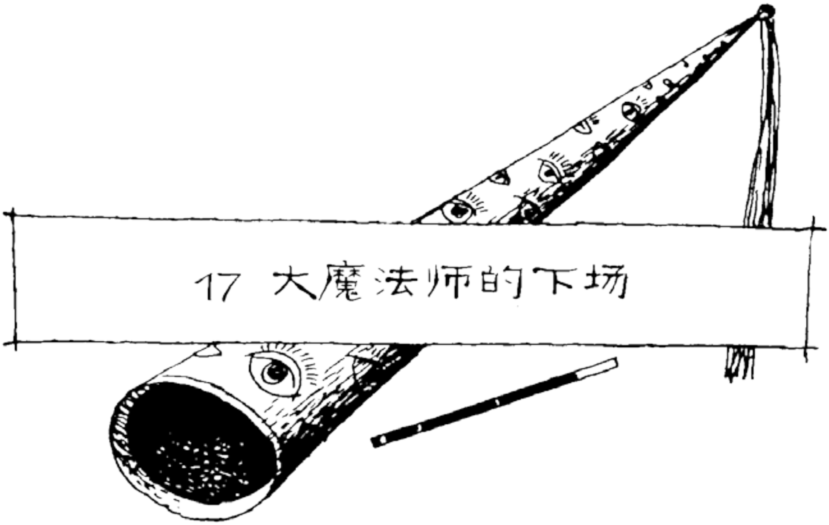
“那好！现在你就到魔堡厨房里去！明天早晨当我回来的时候，我要吃油炸薯丝。另外，你把鸟笼也拎到厨房去挂着，你一边干活一边让霍琛布鲁茨给你鸣唱。削完十二桶马铃薯的皮，并把它们切成细丝以后，你才可以去睡

觉，不许提前！”

“您呢？”

“我坐魔袍出去寻找卡斯佩尔！那小子决不会跑出我的掌心！我会找到他的！我是大名鼎鼎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找到他，和他算总账！”





17 大魔法师的下场

为了能在黑暗中更好地看清事物，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戴上了他的夜视眼镜。然后他匆匆地跑上魔塔平台，坐上他的魔袍，呼的一声飞向空中。他眯起眼睛四处瞭望，尽量地飞远，尽量地仔细搜索，可就是无法找到卡斯佩尔。

这当中月亮已经在高原上空升起。云杉树的老根间，仙女草闪烁出银光，卡斯佩尔已采下一束。此刻茨瓦克曼就无法看见他了，尽管那大魔法师的鼻子上架着夜视眼镜。

卡斯佩尔把拿着仙女草的右手插进裤子口袋里，便踏上了归途。有两三次，驾着魔袍的茨瓦克曼从他的头顶飞过。卡斯佩尔吓得缩着脖子弯下腰。不过，这一切是多余的，就算他不缩头弯腰，茨瓦克曼也不可能发现他。茨瓦克曼飞得够低的，有时卡斯佩尔都会感觉到他飞行的气流。

仙女草不但使卡斯佩尔成了隐身人，而且使他健步如飞。仙女草放在口袋里，他全身的疲劳一扫而光，晨曦初

露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魔堡。

魔堡的大门是紧锁着的。卡斯佩尔用仙女草碰了碰门，它就自动打开了。他顺利地进了堡门。就在这时，他听到空中传来一阵强烈的呼啸声，抬头一看，大魔法师茨瓦克曼这时正好降落在魔塔平台上。但愿他还没有产生怀疑。

可是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偏偏留意到，刚刚那魔堡的大门打开了又关上了。

“啊呀!”他高叫道，“真是活见鬼了，这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我看不见的人，竟然成功地进入了我的魔堡！这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打了个响指，变来了他的魔杖。

“不管他是谁，”他怒气冲天地吼道，“我也要找到他，对他的胆大妄为严加惩罚，以炼狱烈火的名义发誓!”

茨瓦克曼三级台阶并作一级，急速地从塔顶顺着转梯下到底层。与此同时卡斯佩尔已经快速地进入了地窖并沿着黑暗的过道向黑水潭跑去。这回他手里可没有风灯，但是他手擎着仙女草，也就用不着带灯了。借助仙女草，卡斯佩尔的眼睛像猫眼那样能在黑暗中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道门——现在是第二道——这会儿第三道……

“我来啦！我采到仙女草啦！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做!”

“快把手伸给我，帮我上来!”

卡斯佩尔卧倒在地，把拿着仙女草的右手向黑水潭中的铃蟾伸去。

“不是这只手，是另一只!”铃蟾呱呱地说，“你先得把

我从水中拉上去！

外面，在地窖的入口处，响起了大魔法师茨瓦克曼愤怒的吼叫声。他已经发现通往地窖的大门洞开着，觉得这件事大有可疑。他大声叫骂和诅咒着沿着阶梯向下面奔来，要不了一会儿他就会出现在这里。

“动作再快点儿！”铃蟾叫道。

卡斯佩尔用左手拉住了铃蟾，把它拉到身边的地板上。此时茨瓦克曼越来越近，他暴跳如雷地咒骂着，震得拱型小屋隆隆作响。

“快！”铃蟾叫道，“快用仙女草碰我！”

卡斯佩尔依命行事。

与此同时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已经冲进了第三道门，可是他突然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连卡斯佩尔也吓了一大跳。那倒不是因为他看到凶恶的大魔法师，而是因为整个地窖突然被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他被弄得眼花缭乱，不得不闭上眼睛。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猛然发现他的身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

她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她身上的一切，脸庞啦，纤手啦，头发啦，金色长裙啦，全都美得无法形容。

“哇！”卡斯佩尔心想，“我可不能长时间盯着她看，否则我的眼睛会瞎的。”

朝别的地方看吗？朝别的地方看也不可能。卡斯佩尔只能小心谨慎地用一只眼睛看，把另一只闭上。



假如大魔法师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那么他离灭亡……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像被天雷打了似的软软地靠在地窖墙壁上。他的脸像石灰一样苍白，膝盖似筛糠一样哆嗦，额头上汗如雨下。他想开口说什么，可就是张不开嘴。他是如此地惊慌失措，以至手中的魔杖都跌落到地上。

仙女阿玛丽丝用足尖轻轻一踢，跌落到地上的魔杖滴溜溜滚动起来，啪嗒一声，掉进了深不可测的黑水潭。

直到这时，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才如梦初醒。

“让你见鬼去吧!”他发出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咒骂。

他猛地跳了过来，企图一把抓住魔杖。可是已经晚了！他的手扑了个空！他脚下绊了一下，踉踉跄跄地直撞过来。在仙女阿玛丽丝和卡斯佩尔拉住他之前，他已经跌下了深渊。一声临终的凄厉的哀号，一阵咕噜咕噜的水泡声，用来幽闭铃蟾的黑水潭最终吞没了凶恶的大魔法师茨瓦克曼。



18 那女郎是仙女

赛伯尔削了半夜的马铃薯。他实在困得要命，可是他没敢打瞌睡。出于对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的害怕，他的眼皮不敢合上。直到最后一个马铃薯削完并全部切成薯丝以后，他才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下来，身子前倾，趴在桌子边上睡着了。

就是在睡梦中他还是在干活儿。他的面前马铃薯堆积如山，削呀削呀，总也削不完。那马铃薯堆成的小山不但没有变矮，反而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到后来大魔法师茨瓦克曼来到了厨房。当他看到可怜的赛伯尔还在削马铃薯，就开始

破口大骂。吼叫声和暴跳声是那么可怕，直把赛伯尔从凳子上吓得跌坐到地上，并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坐在厨房地板上的赛伯尔揉揉眼睛，天亮了，已经是早晨了。这时他才搞清楚自己是在做梦。可是，茨瓦克曼的咒骂和暴跳声是真真切切的呀！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听！茨瓦克曼的吼声这时还在魔堡里回荡！

那笼子里的小灰雀也醒了，在那里飞上飞下，向着赛伯尔叽叽喳喳地叫个不休。

“闭上你的鸟嘴！”赛伯尔命令道。

他跑到厨房门边侧耳细听。大魔法师又在发什么邪火，值得这样惊天动地？

可是突然大魔法师悄无声息了，一段时间外面寂然无声，可以说一片死寂。接着重新响起了他的声音，这回特别暴怒，特别恐怖，可是这声音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他这是怎么啦？”赛伯尔想到。

他转动门把手，开了门来到过道里。见不到人，也听不到动静。

且慢！那是什么？地窖的台阶上有光亮闪动，还有脚步声！有人正在朝上走。怎么回事？那不是大魔法师茨瓦克曼，那是——卡斯佩尔！

赛伯尔一声欢呼，张开双臂朝卡斯佩尔跑去。

“卡斯佩尔！”

他太兴奋了，恨不得把卡斯佩尔挤压成肉饼。

“赛伯尔！”卡斯佩尔喜出望外，“我以为你还在强盗洞

里呢。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赛伯尔说道，“我削马铃薯来着。啊，卡斯佩尔，你知道我多开心！你说说……”

直到这时，赛伯尔才发现了仙女阿玛丽丝。她是在卡斯佩尔的身后从地窖的阶梯走上来的。赛伯尔见到她，惊讶得眼睛瞪得老大，嘴巴也合不拢。

“那个女郎是谁？”

“那个女郎是位仙女，”卡斯佩尔说道，“仙女阿玛丽丝。”

“多美妙的名字，简直和人一样美！”

“真的吗？”仙女阿玛丽丝微笑道，“那么你是谁呢？”

赛伯尔过于惊讶，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回答仙女的问题，这时卡斯佩尔说道：“他嘛，他是我的朋友赛伯尔，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可是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也不明白。他应该先说说这个事。喂，赛伯尔，快说吧！”

仙女阿玛丽丝在赛伯尔之前开了腔：“过会儿让他到外面给你说。现在你们随我到野外空地上去，茨瓦克曼死了，他的魔堡也应该不复存在。我要把它……”

“把它怎样？”卡斯佩尔问。

“你们马上就会看到的。”

仙女阿玛丽丝上前来一手牵着卡斯佩尔，一手牵着赛伯尔，她要把这两位亲密的朋友带到外面去。可是赛伯尔挣开她的手：“稍等一下，我去拿一样东西！”

他跑进厨房取来了鸟笼。

“怎么？”卡斯佩尔看到赛伯尔手中的鸟笼问道，“一只

小小鸟？”

“没错，”赛伯尔微笑着，“一只小灰雀，可是它并不寻常哦。”

一对好朋友跟着仙女阿玛丽丝来到魔堡的大门外。仙女阿玛丽丝让他俩向后退，一直退到森林的边上，而她自己却留在原处。当她看到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到达安全地带以后，才转过身来面朝魔堡。只见她举起一只手，灰色的魔堡霎时间无声无息地瓦解了，昔日的大魔法师的城堡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掩埋了地底下的黑水潭。

仙女阿玛丽丝又让废墟四周长上一圈荆棘，然后才转过身，背对着废墟走了过来。她哪里是在走，简直是在飘。所飘之处，树木花草都对她鞠躬致意。

“我应该好好谢谢你，卡斯佩尔！”仙女阿玛丽丝说道，“你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说着，她从手指上褪下一只细巧的金戒指。

“拿上这个戒指，好生保管它，”她说道，“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魔戒。它可以满足你的三个愿望。不管是什么愿望，只要你对它说了，并转动一下戒指，你的愿望就会实现。把手伸过来吧，卡斯佩尔！”

卡斯佩尔让仙女把戒指戴在他的手指上，并向她致谢，可是阿玛丽丝却说，应该致谢的是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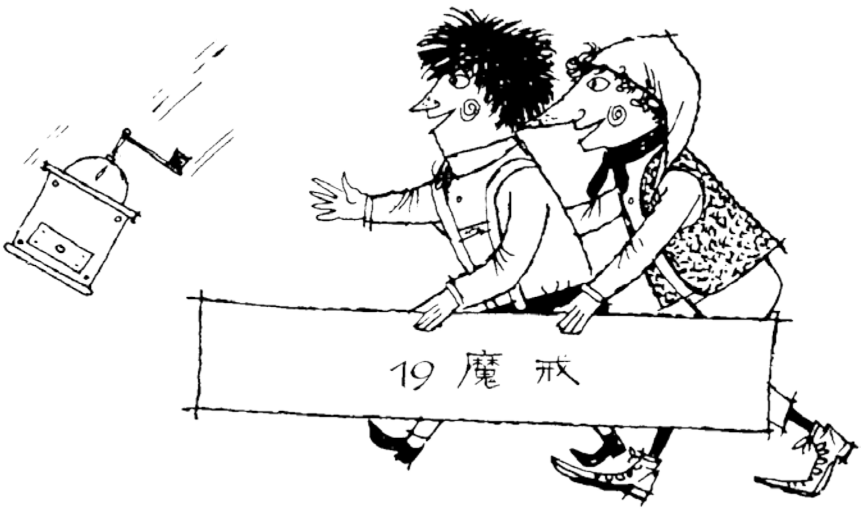
“我得回仙女国去了，”她继续说道，“再见了，两位小伙伴！祝你们生活幸福，回家一路平安！我衷心祝愿你们健康、幸运并充满勇气，现在、将来、直到永远！”

说完这些她就冉冉飘起了。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挥手向她致意。阿玛丽丝飘行渐



远，她的身影越来越淡，最终气化了，溶解了，彻底消失不见了。





目送仙女远去以后，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好一阵子才从惊奇中清醒过来。不过，一旦开始交谈，两人就同时开腔，很长时间互不相让。卡斯佩尔对赛伯尔，赛伯尔对卡斯佩尔，两人相互高声嚷嚷着讲述各自的经历，弄得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卡斯佩尔恼火了，他一把捂住赛伯尔的嘴。

“住嘴，听着！”他喊道，“这样下去可不行！只能允许一个人先说！”

“那好！”赛伯尔说道，“咱们用数纽扣的方法来决定，同意不同意？”

于是两人各自数自己的上衣纽扣：“我——你——我……”

然而，巧的是两人的上衣都是五粒纽扣。数到第五粒时，赛伯尔大叫一声：“我！”不由分说就开始从头讲述。可是卡斯佩尔数到第五粒时也是“我”，他也开始讲述，这样一来，两人又是同时抢着说。

还是赛伯尔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提议道：“你知道吗？咱俩得换一个方法了。咱们用数数的方法来决定怎么样？这个方法准行！”

他满脸严肃地在食指上吐了三次口水，然后用食指轮流点着卡斯佩尔和自己的肚子，数道：

数一数二又数三，
数四数五又数六，
数四数五又数六，
回头再数一、二、三！

那吐了三次口水的食指最终还是戳在卡斯佩尔的肚皮上，争执才算有了结果。

“现在你注意听着，赛伯尔！”

卡斯佩尔把他的冒险经历的前前后后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遍。

听得十分仔细的赛伯尔两耳绯红，浑身冒汗。紧张激动处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当他听到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的悲惨下场时，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拍了一下掌道：“天哪，卡斯佩尔！”他高叫道，“我早知道一点就好了！”

“为什么呢？”卡斯佩尔问道。

“那我就用不着花整整半夜时间来给他削什么马铃薯皮了呗！”

终于轮到赛伯尔讲了。他向卡斯佩尔描述了自己在强盗

洞里的可怕遭遇。当然也讲到大盗霍琛布鲁茨烧掉了尖顶帽的事。

“怎么？烧掉了我的漂亮帽子？”卡斯佩尔愤怒地叫道，“可恶的家伙走得太远了，这个恶棍，得把他送进牢房，让他尝尝铁窗滋味！”

这会儿，赛伯尔感到是把喜讯告诉卡斯佩尔的时候了。

“放心吧，”赛伯尔不慌不忙地说，“他已经进了牢笼。”

“他？进了牢笼？”卡斯佩尔不解地问。

“瞧这笼子里的小灰雀，他就是大盗霍琛布鲁茨！卡斯佩尔，你感到惊奇吗？让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细细说给你听！”

赛伯尔继续他的讲述。当他讲完全过程以后，卡斯佩尔也出了一身大汗。

“真是太幸运了，什么事情都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卡斯佩尔兴奋地大叫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把这笼子连同小灰雀交给警官狄姆莫瑟尔——然后回家！”

赛伯尔扬扬得意地晃着鸟笼子，打算立即动身，然而卡斯佩尔却立在原地，一动也没动。

“我需要一顶尖顶帽。”他解释道。

“可上哪儿去弄呢？”

“别忘记咱们还有一个魔戒。”

卡斯佩尔转动魔戒并说道：“我想要一顶尖顶帽，要和旧的那顶一模一样！”



这下子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跟仙女关系融洽，会给人带来多大的帮助。

话音刚落，愿望就满足了——一顶尖顶帽戴在了卡斯佩尔的头上。它跟旧的那顶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

“太伟大了！”赛伯尔说道，“假如我不是亲眼看到大盗霍琛布鲁茨把那顶旧帽子扔在炉子里烧掉了的话，我决不会相信，这是一顶新帽子！好啦，现在可以走了吧！”

“走吧！”卡斯佩尔说道。

他俩共同拎着鸟笼，大步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吹着欢乐的口哨，吹完一曲又换一曲。

“我实在太高兴了！”过了一阵子卡斯佩尔说道。

“我也是，”赛伯尔说，“奶奶也会和我们一样高兴。”

“奶奶？”卡斯佩尔突然停下了脚步，“哎呀，我的天哪，赛伯尔……”

“你怎么啦？怎么站住不走啦？”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们差点儿把顶顶要紧的事儿忘记了！”

“顶要紧的事儿？”

“可不是嘛！”卡斯佩尔说道，“奶奶的咖啡磨！”

“啊哟！”赛伯尔叫了一声，又用手扯了一下头发，“你说对了，卡斯佩尔，得把奶奶的咖啡磨找回来，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代替！调转头！咱俩回强盗洞去！”

“有了！”卡斯佩尔说道：“咱们有捷径可走！”

他又一次转动魔戒并说道：“我想要回奶奶的咖啡磨！”

扑通一声，咖啡磨已经落到他脚旁的草地上了。

“我的天哪！”赛伯尔叫道，“实在是太棒了！看看它有

没有摔坏。”说着，他捡起咖啡磨，试着转动了手柄。

咖啡磨还是好好儿的。手柄一转，它就奏出“五月里万象新”的曲子来。不，还要奇妙，现在竟然是二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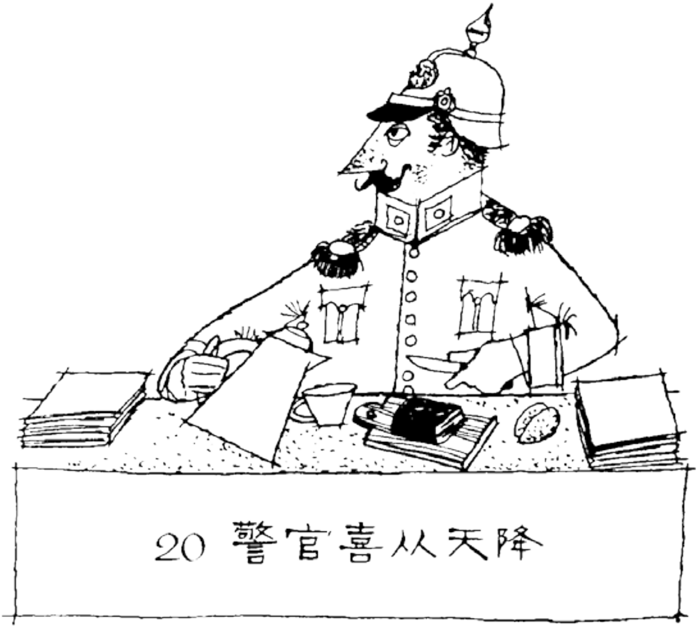
“听，二重奏!”赛伯尔惊奇万分地说道，“要是奶奶听到这，那才……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能解释解释吗？”

卡斯佩尔也觉得这事十分稀奇。

“是不是仙女阿玛丽丝的仙术呢？”卡斯佩尔说道。

“没错,”赛伯尔肯定地说，“这是当然的！她想让我们开心，并给奶奶一个惊喜。卡斯佩尔，我们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呢？”

“你还想不出来吗？”卡斯佩尔问道,“我已经有了主意!”



20 警官喜从天降

奶奶这几天忧心如焚。这么长时间了，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究竟跑哪儿去了呢？

光是昨天，奶奶就跑到警察分所去了三趟，与警官狄姆莫瑟尔进行了交谈。今天她又想到他那儿去碰碰运气，但愿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消息。

“警官先生，有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的消息了吗？”她问。

“遗憾，还没有。”警官狄姆莫瑟尔说道。他正坐在办公桌后吃早餐呢。

“还没有呀？”奶奶边问边哭起来。

“没有，”警官重复道，“太遗憾了！我不能对您说假话，那两个小家伙的下落，我们到现在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

“真的什么也没有吗？”

警官耸了耸肩膀。

“唯一找到的与他俩有关的东西是一辆手推车，瞧，就在那边角落里。您认识它吗？”

“是的，”奶奶抽泣着，“那是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前天一大早把它推出去的。这手推车您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它两轮朝天，翻倒在森林边上的水沟里，是我们把它弄回来，由我们代为保管。”

“眼下怎么办呢？”奶奶着急道。

“是啊，怎么办呢？”警长嘟哝道。

他皱起眉头，陷入思索。忽然，他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嘭的一声，震得早餐餐具一阵乱晃。

“奶奶！”警官大叫道，“我有主意了！知道怎么做吗？我们可以通过区公所的办事人员，发出通告寻找他们！”

“您认为这样管用？”

“有没有用得等着瞧，可以断定的是决不会有害。”

警官狄姆莫瑟尔把餐具推到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老大的公文纸，又把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就开始写了起来。

“嗯，”写完以后警官满意地瞧了瞧，“现在只缺一个署名了。”

摇头晃脑地欣赏了一番，他正要在下面签上自己的大名。这时，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了，警官笔尖的一大滴墨水落到了通告上。他恼怒地抬头一看，是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冲了进来！

“啊呀！”奶奶大叫了起来。这回她又差一点昏倒，不过是由于高兴。

通告

兹找寻卡斯佩尔及赛伯尔。

两人特征：

分别头戴大红尖帽和
绿色宽边帽。

若有知情者、请速到本区
警察分所报告有关线索。
报告人所有陈述，有关方面
将予以保守秘密。

“你们好哇！”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说道，“是我们回来了！”

奶奶把他俩一把搂在怀里，又是笑又是哭。

“你们终于回来了！我为你俩担心得要命哦。真的是你们吗？我简直不能相信。警官先生，您不觉得惊奇吗？”

警官狄姆莫瑟尔从办公桌子后面站起身来，一脸公事公办的严肃样子。



“我得说，我受够了！我白白写满了一大张公文纸。你俩不能早一点回来吗？”

“遗憾的是不能，警官先生。”卡斯佩尔说道，“不过我俩给您带来了一样东西，您会为之高兴的！”

“是吗？”警官狄姆莫瑟尔问道。

“没错！”卡斯佩尔回答，“是大盗霍琛布鲁茨！”

“我的天！”警官惊奇地喊道，“大盗贼？他在哪儿？”



“在这儿!”卡斯佩尔说。

他走到办公桌子跟前，把鸟笼朝上面一放。

警官狄姆莫瑟尔一看，不由得勃然大怒。

“什么？”他喊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以为这样做我会开心吗？我可是官员！你爱跟谁恶作剧就去好了，就是别拿我开涮！谁跟我寻开心，我就送他去坐牢!”

“冷静，冷静，警官先生!”卡斯佩尔一面说一面转动魔戒。

“但愿鸟笼里的小灰雀重新变成大盗霍琛布鲁茨!”

眨眼间这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愿望就实现了——鸟笼中小灰雀栖身的地方如今站着大盗霍琛布鲁茨。他就这么站在警官狄姆莫瑟尔的办公桌上，身穿睡衣，脚套短袜，肩以上的脑袋脖子，全套在鸟笼里。

“喂！你!”警官狄姆莫瑟尔骂道，“还不快从我的办公桌上下来！你爬到桌子上去干吗？你从哪里冒出来的？你究竟是什么人？”

“警官先生，警官先生，”卡斯佩尔说道，“这不就是大盗霍琛布鲁茨吗？您不是一直想把他逮到手吗？”

警官狄姆莫瑟尔愈发摸不着头脑。

“这就是大盗贼？大盗霍琛布鲁茨？”他叫道，“简直是胡闹，世上哪有穿短袜子乱跑的强盗？”

“不!”奶奶说道，“我认出他来了！千真万确就是他，你得把他——”

就在这时，大盗霍琛布鲁茨一声狂野的大喝打断了她：

“让开！别挡道！”

紧接着他从办公桌上跳了下来，从警官狄姆莫瑟尔身旁跑过，直扑窗户。他的脑袋撞破了玻璃，伸出窗外寻找逃路，赛伯尔赶紧上前拖住他的两条腿。卡斯佩尔手疾眼快，呼啦一声放下了铁百叶窗，咔嚓一声，大盗霍琛布鲁茨被夹住了。

他就像一条落到旱地上的鱼一样拼命挣扎。

“赛伯尔，你小心看着，别让他挣脱了！”卡斯佩尔叫道。他和警官狄姆莫瑟尔一起，急急跑到窗前的庭园中。

霍琛布鲁茨的脑袋和上半身悬在窗外，他两手乱舞，就像个初学游泳的人一样。

“救命！我喘不过气来了！我坚持不住了！”他痛苦地叫喊道，“我还得在这里悬多久？”

“这取决于你自己！”卡斯佩尔说道，“只要你乖乖地不乱动，一切马上结束！”

“那好吧。”霍琛布鲁茨呼噜呼噜地说道，他知道已经挣脱无望了。

他老老实实地让警官狄姆莫瑟尔用绳子把双手捆在背后，一声也没吭。卡斯佩尔和警官一道，把他从窗户里拖了出来，这个强盗就像一袋沉重的马铃薯一般，嘭的一声砸在前园的地上。

“好了！”警官狄姆莫瑟尔满意地说，“终于逮着你了。给我乖乖地走，老老实实去蹲监牢吧！”

霍琛布鲁茨费了好大力气才从地上站起来。

“您能帮我把头上的鸟笼摘掉吗？”他问道。

“不成。”警官狄姆莫瑟尔说道，“让它留着吧！”

他刷的一声拔出了明晃晃的警官大马刀。在他押走大盗贼之前，并没有忘记以极快的速度向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致谢。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警官狄姆莫瑟尔说道，“明天到我们的市长先生那儿去领奖赏，领完奖回来把经过告诉我，自然这也是要记上公事簿的。懂了吗？那好吧，再见吧！”

警官狄姆莫瑟尔牵着被捕的大盗贼在全城转了三圈，人们纷纷从家里跑到街上，惊奇地看着这一幕。大家都松了口气，大盗贼终于落入法网了。

“会把这家伙怎么处置？”人们问道。

“暂时先把他送到消防队去关起来。”

“然后呢？”

“送他上法庭受审。”





21 咖啡加蛋糕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坐在奶奶整洁漂亮的客厅里，兴奋得满脸放光。多美呀，终于又回到家里了！上一次坐在这里离现在只隔三天，这感觉竟全然不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奶奶也是神采奕奕。她手脚麻利地铺好咖啡桌，然后跑到食品储藏室端来了一大铁盒子的李子蛋糕，又把一大盆掼奶油放到桌上。

“奶奶！”卡斯佩尔故作惊讶地问道，“今天是星期天吗？”

“那是当然了！”奶奶说道，“我们家的星期天，对于其他人家嘛，今天是星期三。”

她走到镜子跟前，正了正头上的小帽子，然后匆匆忙忙朝门口走去。

“您要出门？”卡斯佩尔问道。

“嗯，我到对门的迈耶尔太太家去借个咖啡磨来，没有咖啡磨可不成……”

“是啊，”卡斯佩尔边说边笑，“没有咖啡磨当然不成——喏，奶奶请看！”

他一下子从外套里掏出咖啡磨，把它放到咖啡桌上。他心里可紧张了，不知道奶奶将会说什么。

一开始奶奶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把咖啡磨拿在手里并转



动手柄，那咖啡磨奏出了“五月里万象新”的曲子，而且是二重奏！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此时保持绝对安静。

“噢！”奶奶终于开口了，“多美呀！你们俩知道我这会儿的感觉吗？”

“什么感觉，你说说。”

“就像是过生日一样！又有些像过圣诞节。唉，不说了，赶快磨咖啡吧！”

奶奶煮出了有生以来最浓最香的咖啡。咖啡壶摆上桌，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倒满咖啡以后，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开始讲述这几天的奇遇了。

“可怕，真可怕呀，”奶奶听到紧张处，不断地摇摇头，“可怕，真可怕呀！”

这当中奶奶不时地啜啜杯中的咖啡。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呢，当然是大吃特吃李子蛋糕掼奶油了，直吃到肚子发胀为止。他们可感到幸福了，跟世界上任何人比都不逊色，给他们康斯坦丁奥伯尔大皇帝做，他们也不干。


卷一完
你想知道以后的故事吗？
请看《大盗贼》卷二



小幽灵　［德］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著　吴裕康译

生活在古堡里的小幽灵是属于夜晚的，每天午夜十二点醒来后，他就拎着吊有十三把钥匙的钥匙串在古堡里巡视，或是坐在空心橡树的树杈上，和他的老朋友猫头鹰轮流讲故事。可是，小幽灵是那么渴望能在白天醒来。有一天，小幽灵的愿望居然奇迹般地实现了，他看见了色彩缤纷的白天的世界，可是太阳的光辉把他变成了一个黑影。他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和混乱，小幽灵也越来越怀念从前那些快乐自在的日子。最后，他在朋友和三个孩子的帮助下，终于在午夜十二点睁开了眼睛，银色的月光洒在他身上，又把他变得像雪一样白了



小水精

［德］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著　任庆莉　蔡鸿君译

小水精一家住在磨坊池塘的水底下，和所有的男孩一样，他快乐而调皮。小水精一天天地长大，他认识了磨坊池塘里的各种鱼类，骑在鲤鱼齐普里奴斯的背上游来游去。还浮到水面上，第一次了解到了空气、雨、太阳、月亮，还有船、磨坊，最开心的是把磨坊的水槽当滑滑板玩——对了，还有人，他和三个男孩儿交上了朋友，一块儿烤石头吃（其实是土豆）……一年很快过去了，池塘的水面上结了厚厚的冰，小水精要冬眠了，他在美丽的梦幻中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小女巫　［德］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著　张捷鸿译

一百二十七岁对于一个女巫来说当然只能算是小女巫，这个小女巫因偷偷地参加了只有大女巫才能参加的布克劳山舞会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于是，她决定以后像女巫首领要求的那样做一个好女巫。小女巫勤勤勉勉地做了许多惩恶扬善的好事，可这并没有给小女巫带来好运，因为，在女巫们看来，做好事的女巫恰恰是坏女巫……最后，布克劳山舞会的篝火烧起来了，可它点燃的却是小女巫用智慧和魔法敛聚来的女巫们的扫帚和魔法书，小女巫和她的乌鸦伙伴围着篝火尽情地跳舞。



上市时间：2007 年 6 月

《鬼磨坊》是普鲁士勒最重要的另一部作品，被译成三十一种语言，应该说，这已经不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为此他酝酿了整整十年。《鬼磨坊》讲的是一个学徒工反抗雇主的故事。故事的写作背景在十八世纪中叶，少年克拉巴特是牧羊人的儿子，十四岁时，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后被一位牧师收养。由于忍受不了宗教家庭的清规戒律，他愤而出走，加入到流浪儿的行列，浪迹天涯。

他成了鬼磨坊的一名学徒，在此期间，他发现了种种蹊跷古怪的事，特别是好友佟达和米切尔的死，他认清了师傅的真正嘴脸。他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位自觉的斗士，并最终战胜了以师傅为代表的邪恶势力……

紧张曲折的情节，诡秘神奇的场面，生动明快的语言，独出心裁的结构使该书具有了不同凡响的艺术品味，也奠定了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

根据《鬼磨坊》最新拍摄的电影将在 2007 年全球上映。

所获奖项

国际安徒生文学奖

德国青少年图书奖

鹿特丹银笔奖

美国图书馆协会奖

帕多瓦大学欧洲青少年图书奖

波兰出版社协会奖

故事发生在一座神秘的大森林，以及森林边的小镇里。出没无常的大盗贼霍琛布鲁茨危害已久，这次又抢走了卡斯佩尔的奶奶心爱的咖啡磨。卡斯佩尔和小伙伴赛伯尔决心抓住他，为奶奶找回咖啡磨。经过系列惊险的斗智斗勇，两个小伙伴终于成功地消灭了大魔法师，抓住了大盗贼。



上架建议：儿童文学
ISBN 978-7-5391-3454-3
9 787539 134543 >
ISBN 978-7-5391-3454-3
定价：12.80元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扫描、OCR、校对
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
11:28:39

观者二校
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
14:14:12